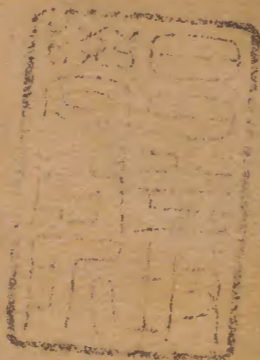


浦江縣志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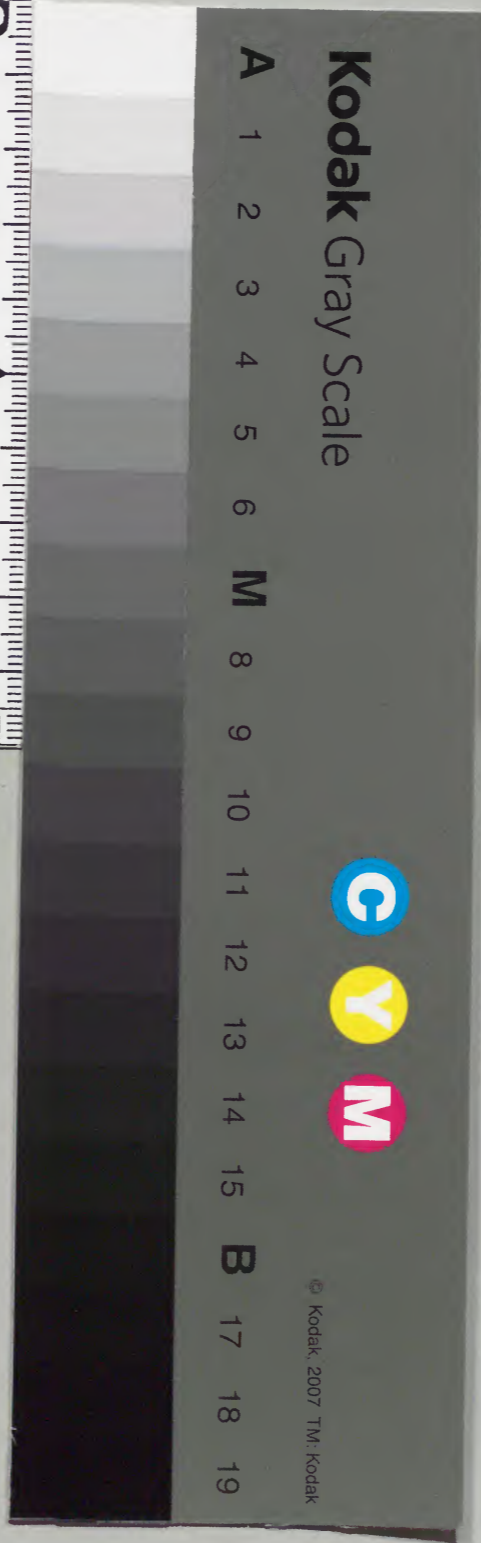


			九	漢
		一	七	書
		〇	六	門
一	九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九	九			漢
二	一			書
一	七			
三	二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76	
冊數	12 (11)		
函號	292	80	

十一



浦江縣志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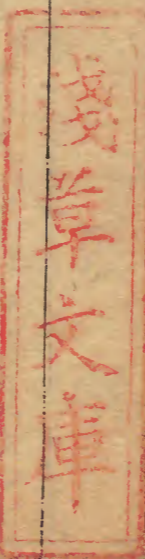
藝文三

記

洗鉢池記

宋于嵩 邑人

神迹伽藍山水佳勝邑之內雙溪有焉院之西南隅有池
世傳于山其名曰洗鉢唐天寶十二載因大士元朗者菴
於山修心得旨攝伏鳥獸使無畏懼每飯已則猿來捧鉢
盥於其中今可驗者李公華之碑嘗言之矣及予營構是
院所謂池者湮塞已久顧語其衆曰前人之跡不可廢也
乃令斬茅茨出泥滓疏鑿舊基導來澄流廣不盈丈深不



盈尺夏之日吾愛其清冷若白雪若輕冰飲之使人凜如也冬之日吾愛其潔澈若醴泉若溫井飲之使人燠如也時潦無滿時涸無竭浮雲晝覆疑屏蔽之狀皎月夕照泥澄明之光矧夫聶侶論心逸人訪道狎玩者可以滋其神智鑑矚者可以滌其根塵陰爲利益又難盡紀所謂水之勝者也功訖盍書之乎乃記於石淳化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記

重修仙華觀記

宋張蒙

稽夫道者理貫無私德者義歸不測乃今乃古惟道是先且聖且凡非德不立鉅宋眞宗皇帝統乾坤而在掌秘道德以爲心故得百姓熙熙四夷穆穆祥符中勅下諸處名山洞府所有經壞宮觀並仰載崇如山洞府無者仍許居民捨地建造悉以天慶彰號當郡是邑有觀曰仙華一鍾興廢幾易流光鶴炤升沈或夜螢翻於細影牛香忽起有時虹吐於纖塵啄木揚聲似恨靈蹤而不返牧童指領慨嗟仙闥以難尋暨部劄到集鄉社標出舊基計有一十畝當令築塹爲界尋道士項得一抱勅興建已而不幸項

君羽化則有道士賈得原受命爲之宰同壇哲宋保於天慶六禩十一月二十五日抽已資及他施構法堂方丈七間坐甲向寅附離帶坎指仙姑山而作主將帝女廟以爲鄰棖桷連葢元黃口熾香燈卽晝鐘鼓以時鼎湖之花葉不來石井之雲容常起實荷聖恩遐降致得紫府重興雖工未全加且事俾鴻漸此蓋觀宰賈君檀越朱氏恭遵大道虔稟國意祇今不倦經營將以必期成辦蒙迨函芳命聊敘良猷請刊貞珉用旌不朽天聖七年歲次己巳十月有七日記

白佛院寶殿記

宋 廖 偁

昔浮圖之市乃西方聖人以明萬緣警三界循環之化聿來東土闡蘭若之殊勝崇天下之法輪有口佛之嗣興蒙亭雨之霧注輓芥投鋒之記戲沙成塔之因悉爲下生妙推勝果潛開覺路救諸苦惱十方敦信無不皈依洵衆德之本果無上之福田者哉東南英俊之域牛婺交度之躔雲屋比溢於萬家織筐可資乎九貢人物之所熙盛賦稅之所實繁山擎空碧颺颺仙穴之風水汎長川漂渺月泉之派推衆流之會曰浦江焉岡巒迴秀竹箭稱美寒松混生歲無改操盤據廛肆面浚渚之浦灣地側南金儼人寰之

淨界塵游罔雜宛若化城伽藍之盛曰白佛焉在昔唐代居然德鎮招提葢葢戾止彌崇邑民之所趨向海衆之所叢倚歲月云邁陵谷推遷殿宇嚮歆致金仙之像寢至濡首者也前任持普清上人厭俗事佛受具爲僧識穩智明早達解空之理性淳行苦得諸方便之門攻角立之妙場踵蟬聯之法裔夙懷營構遽啓精衷將謀革故欲取鼎新慈心旣發固一縣以皆聞善語俄宣越千里之胥應會首胡文暘金超徐君聚張歡高和陳亨韓集高廻夏承遇劉逸吳寵魏寵石凌倪德明等欽其道化仰以志勤喜捨莫趨贊成競至得錢數百萬於天禧二年歲在戊午月建季

秋涓日撰時命工壘土崇基壁立坦若平地召乎良匠選斤揮斧巧取他山之石妙薦合抱之材仰規大壯之文肯構雕甍之麗將新佛殿華而有實繡栴鏤檻以互映丹塗粉壁而相輝瓦縹薄而若翔勢倚空而軒敞施金映碧敷文彩以駢羅畫棟翬檐與雲霞而其貫佛舍旣備功德未圓再興僉議遽有種福者何萬徐訓倪寵王佔等同行勸募以集衆緣檀施山積營繕日廣工徒雲聚聖像驟成莊嚴絕出塵垢不生孜孜數年其工云儼瞻仰可以資民福焚修可以報國恩方雲雷之嗣響俄薪火以告終上足咸澤實承法胄代居祖位繼掌院事率遵舊式金仙之像龍

天繞護衆香之供至今是賴此之勝利可遽陳哉僞遇天子罷貢舉之明年秋挈家東歸假道於斯屬宰君王公負出倫之器業振字人之化風邑佐外弟楊侯乃三代將家之令嗣受四朝文武之殊恩雅契來緣實爲民長德惟善政頗著弦歌之聲獄無繫囚足務謙原碑作謙遊之樂賞心不倦同屆梵居極目清凉驚在塵外協羣情之蒙利愧雅士之裁謀原始創規遽承爲請媿非麗藻之辭聊紀勤修之實筆不停綴勉與書之昔皇宋景祐二年歲次乙亥十月

記

普安禪院記

宋釋清穆

左溪浦陽之佳山水也初元朗大師道成行尊思所以休息其身者得左溪而庵焉唐開元時吾五世祖平始與大師治屋室天寶十三載大師既就滅左溪無嗣居人惟于氏中間或衰故左溪廢壞寢不得復國朝開寶中吾祖伯昭傷先人之所爲念大師之道場也遂躬負畚築斬茅除榛搜材發石而漸復其屋室上狀錢氏請其名曰雙溪又上狀請十方說法住持願得杭州大比邱寶初者主之皆從事未旣而吾祖亡寶太平興國八年也吾父贈大理寺丞高乃竭其力而就其功始於佛殿範如來諸大菩薩像

一切完備矣粟蔬鹽醢獨供給者四十餘年嗚呼古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咸平二年寶初師卒以處州大比邛紹筠嗣之且以吾爲比邛乾興初紹筠以疾去衆以吾嗣之祥符初詔賜今額天聖三年始建三門東西廡十五楹七年建大藏十六楹九年鑄大銅鐘四千觔慶曆三年建方丈六十楹造檀香瑞像四身紵漆天竺像一身彌陀勢至觀音像三身至於所謂方丈者皆吾盡其心而吾兄尚書屯田員外郎房相與成焉噫由開元到今六百年矣吾院事始惟吾祖吾父吾兄與吾之所經營不亦艱乎哉自今以往迨吾身之後當擇諸方具德行知識者爲吾嗣凡吾門內之子弟其德行知識有若諸方者亦聽其或不然搆朋樹黨徵倖以求繼續欲亂吾規矩者在檀越大衆公之可也公進之不可也公退之自初而下可知也自吾而下雖百世可知也金石有敝此無廢已大師之終始有唐相李公華之碑存來者足以觀焉慶曆七年歲次丁亥八月望記

宋下志人凡望歸
 縣缺自歐味李公華之職
 出自吾商不暇可對
 賦大齊公志西出太
 其與不暇林限對業
 下年限不暇山山
 賦大齊公志西出太
 其與不暇林限對業
 下年限不暇山山

東嶽行宮記

宋梅執禮 邑人

五嶽分峙配坤作鎮自昔虔祇甫當三槐遇茲離明儀典
 增縟峻躋顯號比隆五精眷茲發生肇繇東方視諸嶽為
 冠灼灼威福著人耳目閒惟影響凡厥有命獨先依歸歲
 時獻送儼如在上誠則加矣禮或未稱是也粵錢侯閔令
 浦江之明年政通民成以暇休致力神事乃相吉土建為
 行宮制作規模成出指畫而又歷灑勁翰志諸顏羣力欣
 趨不督而就實甚盛舉先是社俗歲享取具臨時像尸靡
 居往往下寄民屋湫隘卑陋殆非所以揭虔妥靈今也殿
 寢中嚴廊廡旁翼名祇司屬左右具陳風馬雲車茲焉游

豫載安載樂福流無窮神人具寧幽顯均惠於是可以觀
 政矣伊浦江佳山水戶口以萬數習俗多慕善視今所遵
 且益謹他日令受福民之慶即騰達去而斯民所以仰祐
 於斯宮者固傳子若孫源源而未艾也於其成可以忘言
 乎崇寧五年九月一日記

東湖塘記

宋錢適 邑人

東湖在天聖初吾曾祖經始立為隄以瀦水嘗命吾祖董
 是役三年乃就緒其艱棘可知矣吾族人環湖皆有田賴
 以灌溉而無旱歲其餘波且浸及比鄰則吾曾祖所以惠
 貽後世子孫與夫鄉里者豈不厚哉屢年於茲風雨漂泊
 鼯鼠穴蠹而吾家族大累重人力時有不給澱淤頽圯所
 謂舊隄防所餘無幾適一日試往觀焉躊躇四顧追念吾
 曾祖當年經畫具在於是捐餘俸以旁市濱湖之地而增
 益之閱月之良涓日之吉鳩工備材發廩粟具畚鍤一旦
 闢而新之以復吾曾祖之惠其隄防薄者埤之卑者高之

其地勢狹者斥之迂者直之恢恢乎其廣矣當是時也氣序清和人樂輸力幹築完密暨絕前比其所瀦水汪洋激豔未易以量數計而浸灌蒲魚之利又且十百於時也是役也肇自大觀二年正月己亥工告畢功首尾涉兩月而人不告病鄉人親舊長老無不至觀焉其勸相勞來往往喜見於言色退曰二公規畫之於前曾孫侈大之於後實吾鄉所未有也適於是乎書之

椒湖塘記

宋 錢 適

余家之東有山渾然而中峙者曰觀巖巖之頂有泓沛然而不竭者曰椒泉二者獨鍾一方地氣之秀故山色長青而泉味尤甘嘉祐中吾祖與先考大夫嘗議建隄瀦水以待歲旱中閒更事齟齬未能也大觀戊子適自視無用於時乃上書告老於朝天子從其請退而經理生事以爲終焉之計然欲修灌溉之利以追成吾祖考之志亦未逮焉越四年蒙恩起自田野進直禁嚴又命領宮祠於亳社雖備從官食厚祿而猶竊里居因得以閒暇閱月之良涓日之吉發積粟捐餘俸鳩材募工鑿石積土築爲長隄瀦爲

巨浸而名曰椒湖蓋取爾雅山頂曰椒之義也是役也始於辛卯孟冬初五日甲子成於壬辰季春十五日壬申工徒勸事土功堅密覈無前比堤繚然而崇厚水瀾然而廣淡天清風止虛明不蔽可鑒毛髮遇歲大旱則可大決之小旱則可小決之其勢無異居高而建瓴水也余家農畝日被潤澤而餘波浸浸旁及者未易以一二數於斯泉未始有加損焉亦奚媿於井德之地也歟環湖益植以杉木佳竹葱蒨鬱掩映兩山之間萬籟作止鳴禽上下四時殊景物態無窮樵夫耕牧提負往來前者歌後者和各適其適余每杖藜止堤上周覽旁聽以窮山林之趣而萬慮消隕飄然若行方外行者過其下莫不駐足仰視恍然如虹龍之橫空蛟螭之下飲皆喜慕而稱嘆大暑流金渴者造焉不待解襟揮篋自生清涼之思而忘疲茶之煩矣況於均灌溉之利者哉此區區又樂與鄰里鄉黨共之也平居竊伏自念材智朽薄分遠跡以自匿老死於寬閒之野矣而皇明下燭國恩橫被進有以榮其衰退有以成其私何其幸哉役旣成矣旁郡比邑咸苦旱曠而吾里並堤之田獨大穰鄉人咸以德余嗚呼非聖天子加惠小臣而便其私豈能及於是哉爲吾鄉人者宜其息爭訟時貢輸無犯於有司以庶幾圖報聖天子之萬一顧欲以虛名自委

於不肖豈所望也哉政和五年正月十五日記

築月泉亭記

宋樓寅亮

孫時仲出長浦江鄭幾道練子相劉公實來相邑事二三
 大夫率以清淨承流躬行實惠百姓遂寧寢桴鼓靖園扉
 者屢矣民既順治乃按圖牒搜遺跡得泉舊址於社壇
 之西究尋淵源達自縣北仙峰之下用民餘力剪蕪濬溪
 疏爲曲池構亭南上以備觀覽開爽澄澈快可忘日洒然
 爲一邑清致亭既落成宋王孫趙逢源首題與子相又
 作大字揭示士民德賜甚厚願有稱述爲不來游衆以記
 請義不容辭因訪父老名泉之繇咸謂視月盈虛以爲消
 長閒遇早暎挹水禱祀亦或感格夫有淪婁婁與雨祁祁

詩人稱之與月消長何哉淮南子曰積陰之寒為水水之積者為月月繫乎天而生水已見於羲皇大易之書陽薄乎澤而生月復見於聖訓道經之序然則生明示象流形地中昧者不察也吳越富山水取名藉甚唯茲泉載地志二三大夫獨見旌賞得無旨乎哉試為之語曰清可澗似心止可鑒似智悟容光於觀瀾似造精微窺精神於清夜似見性本三五盈缺與月齊聲又似知時而適止者不然激其餘波味其溢流潤澤生民尚無限也併錄斯言以謝士民之請政和三年八月朔記

華藏禪寺明妙堂記

宋汪藻饒州人

華藏為婺浦江名刹主其事者咸見其安佚曠久轉相習莫不縱弛息惰為自固計紹興戊寅主僧以乏事聞不安之州以真覺禪師仲孚來尸焉從邑人請也孚公行純氣和心地穩密凡六主名藍人歸其德屬茲弊餘用力艱用心益堅曰吾乃飽食安坐邪居無何取山之室廬頽圯而不修者增葺之平時佛有祠寢飯有室上漏下濕闕如也茲焉黝堊丹漆煥然一新於是澡有室鐘有架琅函寶書徧滿法輪雖大檀施締崇因之功而師之力居多焉一日登方丈後山見峯巒環矗雲霞錯摩翠微靡靡接應不

暇謂其徒曰此殆靈區奧壤豈鬼神靳惜不以示人邪何
荆榛蒼莽乏觀覽之勝其徒遂以此地舊有環峯閣告今
址存而閣廢者有年矣師卽拊髀雀躍欣然命工集材因
其址而閣焉閣成歧翼翬飛欄檻四合比舊爲增美也排
青拱秀衆妙集矣猶以爲未也又闢其後敞禪堂焉構一
階三屋其間窻壁虛明棟楹寵大雖鮮斲雕藻飾之華而
寬閒清曠超乎景物之表茲又知師之心地廓如也有客
至登其堂師卽與之焚香晏坐久之如在乎青霄白雲之
外俯聞鐘魚梵唄之音則又如下一方矣新平汪藻因訪
師於堂上乃屬之名環峯閣固不易舊榜如其堂曷可無
名乎余聞佛書有言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
樂而已夫境與性一也何向也蔽而不知所見而今也斯
堂之曠不徒常而得大觀焉此唐柳子厚所謂佛之道可
以轉惑見爲真智開羣迷爲正覺捨大□爲光明是不可
以一物而窒礙其心又安知人訪師之堂不豁然破大昏
之愚廓靈照之明而得夫不言之妙哉是師不惟成其堂
亦有功於法門也多矣然則請從子厚之說目其堂曰明
妙可乎師曰佳或曰宜書之乃書於堂之右堂成於紹興
三十年十月十有六日乾道壬辰正月望日記

宋唐仲友金華人
 國家稽古道命教徧郡邑遠邇靡不承庠序盈門迫於荒
 陬矧是浦陽屬名郡為佳邑嘗有顯者今邇輦轂海流頻
 水化源下漸矧伊賢宮可廢不葺縣學凡三遷重建於皇
 祐間宣和七年徙今址紹興以來令蔣樞李概張公盛葛
 立柔司馬儼陳伯廣趙汝越補敝支傾制未經久教養道
 闕士氣不振俗用蕪陋主簿丹陽葛君采始至謁先聖
 顧瞻堂陞蓁蕪頽圯惕然不寧既閱歲月勾稽職舉賑恤
 惠孚喟然嘆曰我祖清孝文康以儒受國恩今四世矣小
 子敢忘本即告於令黃巖鮑君祖文愀然曰學廢令負責

重建學校記

宋唐仲友金華人

國家稽古道命教徧郡邑遠邇靡不承庠序盈門迫於荒
 陬矧是浦陽屬名郡為佳邑嘗有顯者今邇輦轂海流頻
 水化源下漸矧伊賢宮可廢不葺縣學凡三遷重建於皇
 祐間宣和七年徙今址紹興以來令蔣樞李概張公盛葛
 立柔司馬儼陳伯廣趙汝越補敝支傾制未經久教養道
 闕士氣不振俗用蕪陋主簿丹陽葛君采始至謁先聖
 顧瞻堂陞蓁蕪頽圯惕然不寧既閱歲月勾稽職舉賑恤
 惠孚喟然嘆曰我祖清孝文康以儒受國恩今四世矣小
 子敢忘本即告於令黃巖鮑君祖文愀然曰學廢令負責

設歲幸豐民補敗未給美哉艱乎當何爲計葛君曰祿雖微皆君賜民膏請捐數月以爲倡庶身教者從事克濟鮑君曰誠如是吾亦何愛於五斗謀既定以咨丞尉僉和無疑樂輸勉從民是用聽得緡錢數百乃以淳熙戊申季春月甲子鳩工庀徒命學職于瑑佐經畫石康功司出納石知義宣光各贊以力役旣閱時太守修撰趙公以聞平之望下車脩教聞而悅之吏民奮勵越仲冬晦新學成費千緡半出民助廣殿崇麗倍蓰舊規重門列戟外疏兩池疏達繚垣植柳外環邑人改觀咸知士尊旣畢工于瑑以狀事來告仲友曰吾邦有賢牧使令佐獲展其能學敝以新教什復起上化用宣窳俗將變不可無紀矧夫美成在久向者學之餽廩多充他費厥數褊迫教用不給今學旣成將豐厥養充厥教願聲以詩上達民情於黃堂使終惠於我士民永以爲勿壞之勸不亦躋與仲友拜而言曰宋德厚矣自承流至於邑寮皆知重道以績於成異時弦歌流聞愛人易使之風河潤千里居鄰邑者與受大賜豈敢辭葛君之命廼爲詩曰浦山之陽維蒼蒼兮浦陽之流維洋洋兮民生其閒庶且康兮士業於儒顯亦嘗兮教化之宮曷其荒兮圯極其崇守維良兮簿矢其謀令曰臧兮甲子三周新化堂兮重門列戟水半璜兮士知自尊化爾彰兮

天子之德吏奉揚兮學非美觀道欲長兮守尚終惠民不
忘兮尚愛植柳如甘棠兮

昭靈廟記

宋 陳孔碩

嘉泰三年正月勅賜婺州浦江縣仙姑廟之額曰昭靈從
民欲也恭惟皇上重本重民明視遠聽四方暘雨小憊已
下部使者下州若縣以有事於所部之望迨以獲應譯聞
輒加神封或賜廟號比八九歲四方無暎溢之沴閒有小
眚民亦不病先是元年夏不雨吏民相與禱於仙姑之神
雨時降歲以有秋縣聞於州州聞於計臺檄旁州官吏審
覈如初請得賜令號仙姑山爲是邑望山有女神得祀縣
遠莫詳厥初相傳黃帝季女修真於此因號仙姑圖志傳
疑他無載記可證祠宇舊在山巔民病陟降故贈奉直大

夫方公鑄捐地施金改築營於山麓實今廟自是民便請
謁以歲事祈若鼓應桴謹按祭法山川能出雲爲風雨曰
神且去舊有功民皆得祀此山岑巒巘嶠聳秀殊特百里
環望是瞻是依是當有神而靈則其世祀於民錫命於朝
揭虔妥靈以垂祐無極亦其理宜也又奚必帝子仙姝之
爲問哉惟朝廷克恭神人以從民志惟神出靈降祉以爲
民休惟民永祀世報尊上所命以不忘神佑法皆得書而
奉直公之姪孫閣復以邑人之意來請文將刻諸麗牲之
石又安可辭乃次其事而繫以詩其詩曰崇崇仙峰嵒嶮
岫嶙闐陽闔陰吐吞雨雲明鍾爲人幽焉爲神神罔時愒

民焉攸恃卑之吉康弗震以異嘆溢告憊響答影至民荷
神庥諗於王明君徇民欲肇賜嘉名假爾龍光勿替厥靈
神歆君賜昭哉戾止風旃雲輜合遯曼靡若歆以聞若容
以喜牲肥酒香菹蔬果醢緩節安歌五音繁會我民事神
世世不懈毋靈我汚毋曠我臬我秬我稻我粒我膏焱妖
厲鬼潰消遯逃神亦依人報以介福女請女禳具如所欲
神民交忻萬有千祀我作頌詩俾歌者肄嘉泰四年十月
記

新遷崇因院記

宋姜元鼎

婺之支邑曰浦江邑治北去三十里皆倚山緣溪藜莽叢
雜爲樵採牧畜之地橫溪側徑又十里有山刻峭獨峙而
銳上名曰大孤傍巒朝伏映帶清流蒼翠翔舞姿態萬狀
蓋騷人墨客展齒之所不到誇奇耀美之辭莫得而付託
者浮屠崇因院獨占之院舊坐孤峯之南麓基趾湫隘規
模劣小佳山秀水逃耳閃目不足以呈偉觀歲月旣久棟
宇摧剝駐錫者苦之紹熙甲寅院僧了新歸從天台顧而
嘆曰惜哉天造地設而人無以成之也於是相陰陽易面
勢去舊院前三百步有奇斲山陶土開基立木殿堂樓閣

輪奐飛騰然後山水之奇狀一眺而得峙者如傲朝者如
揖伏者如拜鳴泉激玉潏潏有聲其朝融暮變疑與重簷
傑棟競麗爭妍嗟乎是其真瞿曇之佳境而了新目力之
所到也余遊崇因見其徒而諭之曰院之開基何始乎曰
李唐開成五年賜額曰崇福至國朝治平三年改今名前
此未聞者抑新之卜遷藉衆力而爲之乎曰罄囊篋資其
俗家之樂施者以補其闕然則新安在乎肇工於何時迄
何年而落成乎曰始於紹熙甲寅之冬終於嘉泰四年之
夏百役告畢誌未立而新亡矣余聞而有感焉夫自李唐
開成接於治平丙午二百二十二年而寺始改額紹熙甲
寅又一百二十九年而寺始議遷嘉泰甲子距前十有一
年而寺始畢役迄於今直二十年而寺未有誌上下幾四
百載其難如此意者興廢有數盛衰在人興衰起廢者新
繼新之志而維持者其徒也居爾廬而不以經意者惰也
經意矣而應故事者是亦不忠於其師也余嘉新之志而
有望於其後之人於是乎記新姓毛氏童年祝髮曾主天
台方丈喜讀書史亦剛介自立者嘉定癸未重陽日記

席場橋記

宋 林子燕

聚席場橋者幾百家山爲垣溪爲闔也溪沿羣山斗折蛇
行迢迢三里居民視廣狹編木以渡激輒壞退復作安習
苟簡久矣今天子踐極元年毛君日嚴捐帑廩鳩匠石剏
橋於往來之津長二十八丈廣一丈八尺翼以欄楯鎮以
魚虎計工四萬有奇越三年橋成氣甚吞壓傑然驕龍臥
虹浴滄溟跨碧落也或見之曰偉哉是郡邑所以迎軒蓋
游士女者而獨以伴溪山邪君笑曰此謂不一於汝而二
於物也試爲子誦之林薄幽澗砂磧清淺卽其境桑麻肥
焉撫而人樵牧錯焉襍穢網罟疥其上薪樗藁秸藉其側

狼狐猿狖出馳入息雲飛霧靄朝幄暮幕當是時子爲橋
 惜恨其不在於都邑閒也磬濤怒漲熊鬪虎哮觸巉巖掠
 斷岸伏飛斂衽孟賁盛容而童孺羸老扶筇掉臂升梁而
 浩歌臨流而思逝談黃龕之迴湫笑灑瀕之險怪當是時
 子爲橋喜又幸其在溪山閒也夫橋一之子二之子則易
 景而興感橋不擇地而售利吾能推愛山溪之心而憂郡
 邑子復推愛郡邑之心而愛溪山則幾矣余聞而高之曰
 君利人本其仁制事本其勇不寶貨財本其廉能通人情
 本其恕本是四者可以觀人矣寶慶丁亥清明記

按橋梁卷席場橋係宋寶慶初年建記中所云今天
 子踐極正理宗寶慶元年也舊志訛作寶隆丁亥丁

亥卽寶慶三
 年今改正

脩社稷壇記

宋李知退邑令

紹定改元二月戊辰知退初至邑既詣學拜孔聖先師
謁社稷壇於西郊周視壇壝頽垣壞址荆棘蒙翳牧兒樵
子出入無禁其於揭虔妥靈敬恭明神甚不稱也顧問則
對曰春秋將祭前斯命里正以掃除既竣事則置不復省
今不知其幾歲矣知退惕然以懼且念方將為政於此有
民人有社稷事孰大於是者其可忽諸謹按禮王為羣姓
立社曰太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
社曰置社則郡邑之有社尚矣周官大宗伯望祀有四風
師雨師與居二焉則風雨之祀亦古也國朝沿唐制繇天

子之都至郡邑其通得祭者社稷風雨而雷師有祀亦因唐之舊政和頒五禮於天下而壇壝儀物之制莫詳焉郡邑長吏上事親謁社稷檢視壇壝部使者以時巡行不如儀者劾之或水旱爲災長吏先祈社稷嘉定新書條章炳如也竊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神是生百物成五穀民賴以有養焉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於以順成天地之休其功用亦大也有嚴祀典肇自古昔載之禮經編之令甲其謹且重如此長民之官困於期會簿書窘於獄訟財賦顧影汲汲食不遑暇而於其所當先者漫不加意水旱爲災靡神不宗亦未聞潔齋以祈於社稷者比歲郡

邑歉饑薦臻得非時事雖舉而欽崇之意未至牲牢雖備而壇壝之制未嚴反而思之知退是用益懼迺卽壝址之僅存者增土爲壇社稷風雨雷師之壇四壇各有壝壝爲四門按式爲之無差焉壇之四旁植以所宜之木曰燎與瘞則別築一壇於四壇之後撤齋廬之舊而更新之規模端直面勢宏敞繚以長垣凡五十丈有奇闢門於西爲楹者四肩鏞以嚴其出入擇民之愿慤者屋於旁而居之以供灑埽之役其於成也歲辛卯正月之二日辰值己丑初祀風師於新壇於時天宇穆清星河絢耀陟降奠饋威儀有秩左右執事之人亦莫不肅然恭敬罔有怠色前乎此

未之見也今麥畦相望菜根蕃滋登稔卽有期矣自今以始神其格思俾年穀順成無水旱螟螣之虞以保我黎民日益繁庶吏其敢不益自勵飭以答神保越翼日庚寅謹書本末刊之樂石庶幾來者得以覽焉

重建儒學碑記

宋 葉味道

紹定三年冬十月浦江縣重建學成知縣事李知退率諸生釋菜於先師先聖既告訖事走書來諭曰縣故有學凡三徙矣墊濕傾頽不足居業今撤而新之址砌爽塏宮殿邃澗齋廬門廡規模輪奐祠梅節愍呂成公於堂延師儒主教事於直舍經始於夏而成於冬爲錢三千五百緡學租增至五百石諸生之食教者之俸取具焉子盍爲我志之旣而學之師迪功郎楊瑾邑之尉趙崇揆繼以請味道昔遊上虞館於李君外氏與君遊知莊簡公之嫡孫才與德稱學道愛人之志至切也今小試輒徵如此味道安

敢默竊惟自三代論選法壞漢唐以下實意泯矣國朝滋
養三百年間士風彬彬農商孫子易業帶經大郡應書率
三四萬計家塾黨遂教養之意未復古昔不能升於州於
京者駢隘流溢常心鮮存其資於私淑而力弗贍者父母
至輟口食鬻簪珥以佐之寔甚者亦莫能也豈周士之責
固爾與然則縣之學是不容畧也夫知教不知養則教無
所施知養不知教則養爲虛器浙之壯縣如永嘉平陽東
陽昔尹嘗俾味道暫主學事糧儲不過數十石縣官困於
板帳惟丁祭告朔一再至而何以教爲有志者割俸誘助
率不復久而所謂教者反失其本其地之鞠爲茂草者勢
然也今君爲之宮以安其身厚之餼以充其氣立之師以
責其道藝可謂知所本矣矧自中興以來朱先生倡鳴道
學統續周程而尤詳著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註釋呂
成公實居是邦昔之麗澤天下共宗之今天子崇獎儒宗
懋建皇極而茲學之興適際其會嗣是若宰若師若弟子
員繩繩相睠咸思夫三代立學教養之本旨取聖經賢傳
熟誦而明辯之默體而實踐之不但爲綴緝利祿之文他
日皆有堯舜其君民之事業以仰稱聖天子尊師重道之
意豈小補哉抑君之爲政如捐供給百三十萬充平糶之
本以贖積四百二十一萬有奇代紬綿米稅之輸類當今

所甚難而君優為之則學勸而化從是又以身教者焉紹定四年三月望日記

建二賢祠記

宋曹叔遠瑞安人

孟子尚友之論學者進道之大機也生長於窮邦沈汨於俗習師友聞見之功邈矣誦其詩讀其書不必親相與遊從也雖千載而上可也一鄉之善士凡昔者同居於吾邑者皆是也一國之善士凡昔者同居於吾州者皆是也節愍生長於浦江當靖康之橫流以身死難忠槩凜然至今言之猶有生氣使學者思公之捐軀則一身之私可忘矣忘一身之私而惟道是遵則事君必忠事親必孝臨大節而不變屹然立於萬夫之表者由此其基也成公世家東萊居婺城天稟絕識備道全美徧叩渡江諸老之學而會

其全深究皇朝文獻之傳而通其變高明充廣而擇義至精使學者窮其淵懿之傳則不墮於文義不局於專門闡明經旨上接洙泗河汾之流緒亦由此其基也侯於尚友之指蓋已深得於中而又舉斯義使一縣之士皆知所向方則垂裕於浦江者吾道之深未艾也

重修社稷壇記

宋趙汝騰籍田令

民社之寄均也觀其社壇壇治潔祀中儀式其志於民幾矣觀其社垣宇頽毀祭與式戾其弗志於民章章矣邑政修否至於社而端已見補氏曰社祭社稷祭稷郊則合百神於天祀之蓋社主土稷主穀地道也地道親故自天子以至守令通得祀以祈以報祀之正也其或有簡墮弗崇鹵莽以祭舛蠶莫應澇旱無節民罔所憑習爽敞况於是荒幻之說入而淫昏之祀舉豈其咎哉浦江婺支邑介於窮山祈毗奔走匪龍之祠則仙之蹟至社稷則叢棘勿治歲一再祭始命芟蕪竣事復曠蕪不顧習以為常紹定改

初元令會稽李君知退昉於舊址增土爲壇若壇爲垣爲
宇爲門曰是可以揭虔矣後復蕪圯端平三年令永嘉鄭
君思聰曰必於古乎倣乃闢壇基治道塗益祠宇易墀而
甑之峻墉而飾之社稷暨風雨雷師壇壝丈尺南北方位
一繩準於元符式無爽正子午之位而升降肅別罇罍之
所而酌洗辨植所宜之木而神靈妥備祭器揭方名給田
畀守者捍樵牧蓋毫髮無遺非志於民者能乎役成屬記
於汝騰遂訂其所嘗疑與所竊聞者書之夫民社並言不
獨季路蓋孔子亦曰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獨至孟子乃
曰民貴社稷次意激於時有所軒輊邪然觀左氏載季梁
曰民神之主也奉牲盛以告不曰民力替存則曰民和歲
豐蓋昔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則民非貴社稷非次
歟今爲令者束溼以課繭絲曲文以鍛訟獄謂是爲程督
可救過君獨清約自勵寬民薄賦信厚以勸使物無競蓋
不求治辨名而於撫字固切之也其忠於民矣乎則是役
也神其聽之眎矯舉以祭而徼福於萬一者大徑庭矣其
合於孟子季梁之旨故觀社以知其忠於民者外也觀政
以知其信於神者內也內外單盡法所得書也嘉熙元年
正月庚申日記

月泉導源濬塘築亭記

宋朱子槐邑人

月泉學池也池邊皆學曠地也泉之通塞士之否泰關焉此邑人才位文昌登臺察者大節凜然炳炳史牒色正芒寒月泉實爲鍾美於是王令尹浚而通之泉涌如沸寧非杓攜魁枕之兆歟故爲之說曰清瑩秀徹能使人才之泰南有臺北有萊者月泉也忠信誠懇能使月泉之復盈而虛虛而盈者令尹也有客曰其數與余應之曰坎於巽爲月惟剛中可以濟坎蒙山下出泉惟養正可以發蒙昔飛泉爲李貳師而涌井泉爲景伯宗而出感而遂通惟此心耳心太極也其動爲陽其靜爲陰其光爲日星其澤爲雨

浦江異志 卷之十五
露皆非心外物也子亦知侯之心乎茹古涵今清養源也
蘇枯弱強溥恩波也洞幽燭隱滌冤濫也爬痒節垢洗宿
蠱也崇學校而百廢具興混乎其盈科若水瀦而碧沁也
屏嗜慾而一塵不染窈乎其虛寂若水澗而泥融也園寬
厚於精敏寄發摘於撫字春嘘秋吸風行雨止浩浩乎若
虛而盈盈而虛莫得以測其神也是則月泉盈虛之復實
自侯方寸中來數云乎哉游咏於斯者鳶飛魚躍道源性
淵之學足以沂河汾而達涿泗魁奇卓異之材出矣則是
亭也豈獨木石水泉之適歟

泄水龍王廟記

宋毛洪

環浦皆山也其界桐廬僻隲有山峙於東名曰泄水山以
水爲名豈山下出泉之義乎羣志雖無所考然自紹興庚
申距今凡百餘年崇岡峻嶺吐露吞雲古木蒼藤含煙罩
日皎皎乎如鱗斯輝凜凜乎如角斯觸半山飛瀑噴水之
澤也一江捲雪躍淵之瀾也朝暮晦明萬千形狀邦人異
之謂有靈物在焉孰爲靈龍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溪山大
澤實生龍蛇晉趙至傳曰龍嘯大野大而淡遠而有容時
飛時潛隱見變化騰百川而洽萬物謂之靈也則宜於是
信之敬之且記歲旱用禱則有驗初焉一邑次一郡又次

則杭越衢婺聞風而至者總總也戊子旱太甚華林道者
周覺明憫之先里人詣山下露宿忘食瀝血枕石以籲凡
七日是夜有夢翌早雨大沛夢可誣雨不可誣信矣靈物
之在山也自古靈巖勝景必有祠此山之繇逸一小庵與
望缺甚是用辦香心歛死力以隻影募衆緣銖積寸累日
增月砌成一大殿紙庫庖湏亦粗備又懼旁無棲止孰奉
香火更百計區畫一力開搨而庵宇成是役也始於紹定
三年越明年終竣事此其志蓋欲無忝於對越癯然一僧
心殫力憊弗顧也然則祠果不可少乎昔老杜有龍依積
水之詩楊子有龍欲飛天之句洵如是則飛蟠上下神仙
無方山巔水涯特其寓耳祠之一隅或者未稱覺明曰神
明固無定在崇奉當有定所此羹牆見堯之意曷其奈何
弗記嗟夫覺明寔人自其托身空門粥宇飯枕無恙也其
生計蕭然非有西疇南畝祈甘雨介黍稷也其力禱空山
累日不息非乘龍領下珠也其寸椽片瓦肩任背負非惡
逸而喜勞也斯人也萬有辛苦一無覬倖以心而求良可
嘉也隣峯崇因院主僧師昭師得具以實告俾予以志顛
末予亦幸鄉邦之有若人也其敢辭咸淳四年戊辰孟夏
望日記

遊石洞夜坐記

宋謝翱長溪人

藥壺山其初總謂之仙巖余取其狀類藥壺且奇崛特甚故別名之三石洞之游直抵其頂拊摩苔蘚擷靈草若芝朮而莫辨者歸於洞掬乳泉嚼嚙之山之僧曰師遠者嘗游方之外喜夜坐見予抵掌荒落蟬蛸蟬蛸以爲異邀宿寺中設燎露坐望藥壺諸巖連洞如井河漢衆星掛其上小者欲飛大者欲滴環視北斗無見者以問遠遠云諸巖藥壺直西北最高北斗墮其脅故經年未嘗一見獨蘿陰缺處見南斗歷歷衆皆瞻仰嘆異遂以足歷目覩日夜所得沾沾自喜若恐失者與子善韶卿君實默識以一人糾

之繇甲而乙各受其意以爲句有次第語不達意責在衆
意外而語自工以責糾者是夜將分有影射西巖初如珠
光走盤寢大如席須臾光徧樹石閃閃飛動視東巖月復
未吐益信仙宮紫府所見日月光影往往與人閒不同無
足怪也復續聯句思益苦遠見爲能爲相與不自知對坐
兀兀達旦蓋先夜與子善宿韶卿家因讀韓孟聯句舉此
爲例每得一聯書於紙有未合衆爭句糾爭意始各執其
是不相下執愈甚爭愈力卒至於當而後已旣成以爲善
故是夜復如之先得韻四十四後三十八與題洞諸律絕
句皆楷書爲卷復相與正其重復踈漏者竄若干定若干
是爲記

月泉遊記

宋謝翱

余少慕初平叱石事知婺有金華洞瀑泉之勝而未知有月泉也月泉在浦江縣西北二里故老云其消長視月之盈虧絲朔至望投梯其閒泉浸浸浮梯而上動盪芹藻若江湖之浮舟擁泊於岸視舊痕不減毫髮絲望至晦置竹井旁以常所落淺深爲候隨月之大小畫痕竹上當其日之數旦而測之水之落痕與石約如竹之畫視翬閒滯萍蘚枯青相半殆類水退人家日蒸氣溼牆壁故在而浮槎游枿棲泊樹石隱隱可記余與友人陳君某至適望後二日陳君指萍與草以爲斯泉虧落之驗蓋冲漠朕兆閒盈

虛消息之理與山川呼吸往來之氣相值而不爽也如此
非必有神物主之如雜書怪錄所謂巨魚吞吐云也泉傍
舊爲堂祠朱呂二先生環闕楯登上環詩亭上四顧煙雲
竹樹復環泉若亭不敢左其東北之山曰仙巖者遠望類
芝草浮空而立若皆有所待於斯泉而向焉者予方謀日
游其閒與月約盈虧泉約消長與山約無盈虧消長互來
今以老吾詩有述仙巖之遺跡約余游巖之麓者將歛鹿
鳴之引以擬笙鶴曰子欲窮山中之勝而憚以足赴目乎
余欣然從之故書泉之本末以紀茲游之始

遊仙華巖麓記

宋謝翱

由月泉至仙華巖麓十五里至巖二十里蓋予向所記若
芝掌擎空而立者故老相傳以爲下有穴與鼎湖通嘗秋
夜聞水樂及擊石聲月高風遠復不知墮在何處將至二
三里有山類藥壺倚巖側雲嵐草木相掩映日東影射其
上遠望氤氳若丹光浮動疑是中別有一天地也巖之麓
曰鄭邨者友人方君韶卿廬焉地馨芳草蘭梅辛夷山樊
俗呼山樊鄧花鄧與鄭音相近故以名邨環左右無他族
皆依巖作屋互向背巖爲黃帝少女脩真之地垂四千年
始民築祠其上以雨暘禱輒應有欲移祠於麓以便民禱

者一夕風雨大作飄盂鑪幡幢所欲移處瓦木石隨晦冥
雲霧飛空下跼跼有聲今祠有茂陵旌額信不誣也祠之
南二百步皆古木雜藤棲煙霏霞驚風颯至皆五色分散
獨被髮如人立又有藤結子若蓮房纍纍而下益蒼碧可
愛行且倦憩古道觀中夢青衣掖一老人至與予言海上
方及導引事甚悉且曰穹壤閒無愚管仙人凡知古今不
爲所縛脩然塵外者皆得仙子欲以人世仙乎後二年日
浴見我扶桑東言訖乃寤有鳥自西南來綠衣紅距止藤
上廻翔審顧若欲有言於臆者方君謂予子其訊焉以記
觀之老道士年九十餘言嘗於海上見之今四百甲子矣
蓋么鳳云是爲記

自巖麓尋泉至三石洞記

宋謝翱

至巖麓止十日散髮空翠行且吟顧謂方君得流泉灑灑
漱石齒吾二人以耳枕之以洗吾悲何如方君指田閒流
泉故道皆達麓而來謂其源自藥壺山出山之愚民辟田
其背盡激之過潁以故占爲陸者不知其幾年無有能復
之者乃與余行二百步至激泉處由激泉而西百五十步
皆曲溝斷石民橋其上有草類菖蒲而小無脊一寸皆九
節蓋楚南謂之蓀又沿溝行九十步亂山如蹲厓傾石立
注者凸者跂者伏者仆者僵者散而布者如羝之乳如鹿
之奔如鼠之飛如鳥鵲之俯啄如兔之自吐其子猿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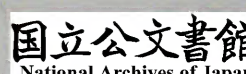
垂藤而飲於水也如雞犬之地於鼎而仙也其變怪峭特
予無以詰之山之僧作亭道上泉出於藥壺者赴焉
括蒼吳子善韶卿之弟君實子肖育皆掬泉於泓漱且憩
有泉鳴林薄間斷續相應類金奏闕而石聲開作又有氣
縹緲益近若浮雲飛絮遊空而下殆不可窮其狀聞唐有
僧名而仙行者貞觀閒自南麓來結廬於此自言千七十
歲有奇蓋出於周末也廬爲寺又五百年因往觀焉其碑
記僧所說鉛汞事乃效晚唐人詩獨不作秦漢以前語亦
不可曉遂由寺之西捫蘿而上得石洞巉巖爽塏可坐數
十人視巖前樵牧路如線往來負且牽皆交臂不相忤又
東行抵相對距巖趾得二洞其一溫然如春可久坐自外
望之若無有者其一空迴寥廓聞人語如投珠於壺滴泉
垂草雜飛蝠續之蒼碧欲動石平潤可抵處十數各倚梯
拂蘚題詩其上逮暮猶沾沾忘歸窮泉源直抵藥壺頂望
兩山牆立石飛聳欲墮可爲亭者一處礪中立石可爲橋
接西巖者一處洞旁可爲屋若園各一處蓋居於此者日
遊而不知予與二方吳君得之若行外國遇異人出奇玩
相飲晏皆世所未有故書以遺後之好遊者俾有考且屬
韶卿居焉

其方曰南橋為府縣上下之所塗歲久水避橋決平陸涉
 者病焉縣之西十有二里距江源未遠吳氏名滑字清翁
 者世居之清翁倜儻不羣人也念濱水以居而春潦冬冰
 不可以徒涉謂濟人非吾事乎迺歲丙戌至元二十三年
 伐巨石隄兩涯半里許明年乘水落砥其中者五又明年
 冬十一月橋成高凡三十尺廣稱之其袤二百尺有奇庇
 以亭為過者休息之所繇橋東南溪山間可數十里與府
 縣之塗合或南江厲揭莫測則必假道於此人以為利而

吳公橋記

元邱 悌

浦陽江水導源浹裏過縣南未可舟有橋臨其上名之以
 其方曰南橋為府縣上下之所塗歲久水避橋決平陸涉
 者病焉縣之西十有二里距江源未遠吳氏名滑字清翁
 者世居之清翁倜儻不羣人也念濱水以居而春潦冬冰
 不可以徒涉謂濟人非吾事乎迺歲丙戌至元二十三年
 伐巨石隄兩涯半里許明年乘水落砥其中者五又明年
 冬十一月橋成高凡三十尺廣稱之其袤二百尺有奇庇
 以亭為過者休息之所繇橋東南溪山間可數十里與府
 縣之塗合或南江厲揭莫測則必假道於此人以為利而



吳公橋遂名於鄉初宋咸淳中公與余納交錢唐歸而館
余授其子幼敏學而相與流憩西許已有爲橋意後別出
聞公爲義不已乃徑歸田園與江湖倚吟社甚適今幼敏
走介邀余重來則橋成而公已逝悲愴之久幼敏請記於
余余問公爲此橋用人之力與錢穀之數幾何幼敏泣且
言曰先人爲此橋志於成而已其初未嘗計終亦口未嘗
言也豈惟此橋凡所營爲往往類是余曰嘻常人有所營
爲其未成也先計之或吝以中止否則哀諸人旣成則貪
功自多且口之不置惟恐人之不知不聞也而公乃爾其
過人遠矣余記之恐亦非公意也幼敏曰先生志之示後
之人使知先人之志世修之庶幾弗壞焉耳乃爲之書若
夫山林竹樹之所迴環雲煙雪月之所衣被樵牧者蚤莫
負戴者東西流光靜影遠近映帶恨不及與公攜手亭上
酌酒賦詩以供暮年之樂噫公神遊亦未必不惓惓於斯
橋也至元三十年癸巳正月十五日記

龍德教寺修塔記
 元釋自開
 浦陽邑東南一里有吳赤烏中龍德寺是為觀音僧伽二
 大士靈感道場宋天聖乙丑永康胡則捐錢百萬陳公養
 施輒千竈建塔山巔七層六面周遭欄楯金壁丹堊類眾
 寶合成鐵鳳凰翔金鼇山負龕燈光彩參錯星宿天風時
 至簷鐸之聲聞於數里春暄秋霽遠近士庶登覽無虛日
 空霏撲面露氣逼人左右顧盼巖越山川雲氣遙接仙華
 巖與雷公山相為主賓花封螳埵數千百家出入浮屠影
 中誠此邑之壯觀也宣和歲辛丑隣寇煽殃屹立烈焰中
 不壞信士朱寵等脩之寶祐甲寅寺僧子豪重脩垂四十

龍德教寺修塔記

元釋自開

浦陽邑東南一里有吳赤烏中龍德寺是為觀音僧伽二
 大士靈感道場宋天聖乙丑永康胡則捐錢百萬陳公養
 施輒千竈建塔山巔七層六面周遭欄楯金壁丹堊類眾
 寶合成鐵鳳凰翔金鼇山負龕燈光彩參錯星宿天風時
 至簷鐸之聲聞於數里春暄秋霽遠近士庶登覽無虛日
 空霏撲面露氣逼人左右顧盼巖越山川雲氣遙接仙華
 巖與雷公山相為主賓花封螳埵數千百家出入浮屠影
 中誠此邑之壯觀也宣和歲辛丑隣寇煽殃屹立烈焰中
 不壞信士朱寵等脩之寶祐甲寅寺僧子豪重脩垂四十

載大朝至元壬辰忽一夕大雨震電及霽勢若微側豈天龍以舊觀未還有所警而然邪住持文啓嘆曰三災已定四相靡常我輩豈容少懈與其徒妙思妙淨傾衣褰募檀信竭乃心力固本而正其末張忠厚等施白金飾輪之表至於大雄紺殿圓通寶閣堂室門廡甃階石道粲然一新岳陽教授陳公舉書榜邑寓凌蘭吳幼敏樓榮孫與七鄉善士捐資交助越六載乃成衆皆歡喜讚歎謂前莫及昔越州龍興沙門曇彥與許詢元度同造二大塔彥有神異天降相輪能駐日信工塔未就詢亡彥年百二十餘猶待得詢後身爲岳陽王來撫越彥告門人曰許元度來也時岳陽王承誌公密記入寺尋訪彥迎曰許元度來何暮昔日浮屠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譽何以許呼彥以三昧如彼悟前造塔之事由是修飭益增崇麗今龍德與龍興名實頗類是知前人願力不可磨滅者皆一會再來人也豈偶然哉固不可以不記大德九年龍集乙巳春三月辛酉日記

重建城隍廟記

元凌執善 邑人

城隍郡邑所祠事其司土庇民與守令均浦陽祠於邑南
 門之左有年昔元符中令禱旱輒應命更新之其閒因革
 莫詳陋隘猶故而丹楹斲椽寢以漫蠹翬簷突棟且倚且
 摧旁隅偃伏風殘雨剝垂垂纓紱有容弗嚴大德乙巳平
 陰蔣侯恕尹邑甫至思卽增構顧力未暇明年秋命凌至
 善樓宅之董其役民交相勸趨負戴充路廼基廼闢營築
 宏侈傑而中屹修而夾繚門庭齋庖靡細畢舉又明年春
 告成率父老來祭像設尊居擁衛蕭若羶薌灌奠有秩其
 儀廢徹福飲請著厥美噫神則靈矣匪侯孰彰侯實神明

其政以為民休使神福於邑之民無旱溢災沴民德神如
德侯其思報無怠兩美信有合乎遂刻石以識大德十一
年丁未三月三日丁卯記

其政以為民休使神福於邑之民無旱溢災沴民德神如
德侯其思報無怠兩美信有合乎遂刻石以識大德十一
年丁未三月三日丁卯記

靈順別祠記

元柳貫 邑人

浦江縣東下巖之隈有故神祠神本興於歙今徧祀吳越
閒因土俗也每歲禱雨旱菑沴輒應歲久大風折木門樓
盡圯兩廡半壞儀觀弗顯堂階蕪滅民既日慢歲用不稔
至順三年臨川江公漢尹是縣乃以其勤民之故稽之於
衆遂既捐俸庀工而衆則翕然請從且買市民閒屋取其
材而後門樓兩廡復完又別作香花之亭以為民乞靈揭
虔之所者一切就緒會是歲秋稼畢登民爭謂神之賜而
甚嘉我江公之果勤於民也蓋縣負大山山險地陜土壤
磽瘠民業不振天時一不至雖人力克盡於南畝則猶磬

罄然早暵之是憂矣夫古之長民者修農具飭農不敢慢以勸之至於土毛既槁膏澤弗降又且靡神之弗舉而欲使之化戾爲和轉飢爲豐事躬率也若爲民者亦但知盡吾之力而已用民之憂致神之福獨不在於此乎由是田謠巷歌政事清簡已足見其惠愛之博德化之成然其所以仰賴於神而遂得以序其勤民之功者亦不可謂無也古之常祀苟一有功於民雖以郵啜坊庸猫虎昆蟲之神猶且嚴而事之則我江公之所爲治民事神蓋已兩得其道誠有古長民者之風矣今自其一新幸久不壞民旣致禱乎是必數得歲則我江公之遺澤願不爲益遠而益不忘者哉邑人某嘗董役廡有記也乃次第其語而使刻焉

仙華山化城精舍記

元柳貫

仙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繚原田度澗岡前行可數里至東峯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滃然仰出其土田宜樹藝浮屠若空者受經於山北之皇安普利院出參禮名師游浙東西倦且休矣始披荒得之翦茅茨室度可尋丈將自食其力以修習禪觀究了大事久之白衣人稍來依止而室隘莫能容空之師清衍比請樓氏主其墳菴長者億聞空苦行而嘉之爲徙其家廢佛祠位於中以嚴像法作齋寢庖漏使可繼處天童竺西和南題其榜化城精舍表緣業也於是龍峯主僧永鎮首施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

田山園總若干畝隸之衍曰吾則不可以無施也亦割私田若干畝歸焉空受施已知其道肫慈可信益務力生勤事不懈進修而門廡鐘閣咸以序爲始圖觀音大士像於北壁更搏土爲之飾以黃金範銅爲鐘亦若干勛而贏有田若干畝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經紀者若干榴樹之墟化爲寶所猩鼯之穴規成法筵瞻者生敬游者忘去行修而緣稔雖空亦不自意其成就如是佛之爲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生方韶父隱山南東嗜詩好游採擷奇秀攄發芳華是山之勝幾無佚美矣歿且葬距精舍不數十舉武予時方教國子赴來輯行爲銘其孤檣梓鑽石未樹予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買田具施請寓祠植碣精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曷敢不承及予絮酒以往空作禮迎勞固嘗問詩法於先生師之亦宜閒數歲空攝衣入謁曰檀越爲我識精舍本末予以先生故屬筆夫奚辭予觀自古佛者苦身窘形離智斷念竄伏於空林灌莽之閒盡日力作食草木實晨莫稽首合爪崇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慎雖踐蛇茹蠱交變於前以爲事偶然者其心精進無有退轉故能攝受諸難返照自性平等衆生入佛三昧其堅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一婆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光動地之祥而法印真乘燈燈不昧天下叢席藉以

清江縣志 卷之十五
爲宗今世祀益縣祖風丕紹三衣改飾伊蒲罷供將明小
果之因難甚一華之見於斯時也使無識超見卓如空等
輩拔於洪涇歸潔其身而思滅苦本之士猶得托焉以處
則澗盤之上不名一迹可不可哉雖然念拮据之不易重
付累之有人又繫乎緣業之洪纖予亦安能知之也至元
改元之明年丙子春正月記

清江縣修學記

元柳貫

校庠序之教所以開人心與民行其效必要於遲久而後
見故古之善爲政者每以是爲急先務焉簿書期會刑名
獄訟非不可以資富禁淫然而國之大閑在禮與義使其
養之不預成之不夙則素絲安保其不緇荃蕙有時而併
化履霜堅冰波頽風靡習俗之移人亦何所不至聖人有
憂之於是聯比閭族黨之衆而納之仁鎔義冶之中仁義
與生俱生非性外物也存養識察一致其力則盡已盡人
莫非仁義之推雖以吾含哺鼓腹之民而躋之鵲巢麟趾
之化之上亦何所不可然則校庠序之教其作人之效固

清江縣志 卷之十五
若此奈之何徒視爲飾治之具而已也悌其戾哉蓋校庠
序通謂鄉學異名而同義若今大州小縣建學立師涖而
教之雖非比閭族黨之所升然入孝出弟有作有息固皆
三代直道之民特未有以先王良法美意淑之使善教之
使成而遂謂今之學非古之學亦惑之甚矣吾鄉邑浦江
無名山大澤以濬發其奇無珍貨絕產以阜通其利在州
部中介然下邑耳宋嘗以著令有廟有學矣自地入職方
以來閒歷二紀而餘不知其更閱幾令而其宮庭堂館又
幾更營繕而完葺之往往斲削朽鏝之工未斷於手而剝
敝危憊之形已繩繩而繼見彼其視爲飾治之具者亦蔑
焉若是而已則所謂以教道結民心抑何望乎爾耶禮義
之不章風俗之日卑識者蓋深嗟而屢嘆之矣重紀至元
元年冬莆陽林侯以材進士再轉得邑以臨於茲而歲屬
薦饑侯爲之惠鮮困窮摧軋森赫未幾令施政舉民咸饗
服乃以禮登吾黨之士申儆之曰學爲教首所爲率厲而
風動之者則亦有其方矣今制官期滿三載卽以代去教
道之流行民風之變易吾未敢爲若等望之也吾縣戶贏
巨萬故家喬木蔭藉猶存其忍坐視吾 聖師之宮傾墜
弗支而縱吾誦絃之舍胥爲茂草之區以重吾令長之隱
憂乎里有耆壽之士張一寧乃與松江府儒學教授吳貴

孫合辭以復於侯曰殿役最鉅凡飭材徵工以績於成願
悉吾力毋煩有司而若他有藉於學者亦相率勸功於是
堂庭齋館門廡庖庖皆無一之不理棟樑堯然塔城截然
觚稜竝擢塗堊相鮮像貌應圖陸戰中度東西行者爲之
目易觀蓋侯之究心斯學也精密整比軼於家政方牒
訴叢杳符檄填委謹繩墨而嚴勾稽且日不暇給而侯之
是心經度計慮靡閒益勤雖一楹一桷一甌一簋必爲之
綖顧遠省擇於安固而後已侯之知尊夫子而欲以顯報
罔極之恩者豈徒事乎官廟室宇之微將有大於是者而
職則未可以有爲也侯之才敏用裕果足以彰科目得人
之盛而一洗世儒腐爛輟熟之差矣越明年工旣告成教
諭四明徐埴亦以月日將代謀於學之老張恕方檇願乞
辭琢石以永侯德謂予以諸生起家嘗進列於朝矣風人
之賦述者之辭竊有志焉泮水頌僖瘖乎無聲微子之委
而孰委哉予因有謁於侯曰人性本善道之善則善矣道
之而善非善教乎教者因其固有順而道之非有所付畀
而增益之也夫域方百里之地而謂之縣有土且有民矣
制爲官師治而教之然有學必有廟又爲之簡其民之秀
美使合樂習吹舞勺誦詩以歲時修禮於先聖先師然
則耳之所聞目之所擊旣皆先王道德之容而口之所講

心之所惟又無非中庸性教之實是道也變而通之謂之政神而明之謂之教教在是則政亦在是願吾所以存而主之者則在乎此而不在于彼焉耳傳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孟子則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且勝殘去殺善人之政必百年而後可克己復禮聖人之教則可以一日而歸仁夫可欲之善與大而化之之聖則有差等矣予所謂校庠序之教其效要於遲久而後見者著爲善之應而以常道望乎人則人易從何異之云乎林侯爲邑於茲且三年矣其於敬教勸學之方蓋不徒取必於卓魯之所嘗有而直欲全體夫堯舜之所不能無孝弟之端倪仁義之塗軌其兆見於今者已若此其效成於遲久者宜何如哉侯名以順字子木至治辛酉丙科進士紹興大儒艾軒先生之從曾孫也艾軒之學吾鄉先正太史呂成公實先得之其延昭流潤於我後之人者尚未昧也宜侯之嘉惠吾學篤不能忘遡其源委亦粵有自矣至元四年其歲戊寅冬十有一月日南至記

其後因之而後... 十許一以日南至居

其後因之而後... 各以訓字于木... 元柳貫

重修縣治聽及譙樓記

元柳貫

五十年間縣治聽再更造矣至元甲午撤宋舊而新之者... 縣尹蓬山趙侯泰爲之也重紀至元丙子撤甲午之舊而... 新之者縣尹莆田林侯以順爲之也趙侯則自鼓樓重門... 廡舍達於聽堂悉革其故而林侯則惟治聽鼓樓爲新作... 餘皆因而完飾無所更也二侯皆有實德於民隨其所值... 或革或因要以修吾職業而係吾民社之寄其重若此非... 有取名于譽之心焉林侯旣以代去魯國楊侯德朴實來... 顧瞻華構推求成勩謂前人之所建立旣完旣美矣在我... 後之人灑埽而繕治之庸可以爲不急而少怠之乎惟二



海江縣志 卷之十五
三
侯之所經畫勸相而底於成者故未嘗托之金石之傳予
雖不敏其可諉諸則礪石請辭將具著興作之事以昭示
方來余邑人也因書其所見請之於侯而併刻之嗟乎令
長臨乎民上有政有教而已一署居之整壞若非所急也
而世之君子常卽是以爲政治得失之候觀隅知室視蔭
知榮理固然矣夫有地一同有民有社而統之以縣縣有
署居於以敷政施教而致之於民者也民生之慘舒關於
獄市之恬擾其責固不輕矣然人以不自慎重之身而乘
之以飄忽驚逝不可挽玩之歲月則夫令長之一往一來
僅若過客之憩於郵傳夕方解銜而晨已秣馬竟去豈有
一毫顧惜留戀之情哉惟夫有志之士以其自重吾身者
而推以自重吾官一民一物不得其所皆吾責之有所未
盡坐堂而思一日之不可以不葺也受祿而思民之膏血
不可以重復而屢竭之也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中
和樂職之頌何有乎今昔之閉而縣爲治邑民爲幸民是
亦今之卓魯而已有善而莫之聞焉吾固未之信也楊侯
篤厚君子所爲請辭勸來之意其殆有得於此者與至正
改元其歲辛巳夏四月之望日維辛卯記

龍華寺記

元柳貫

吾縣所負山曰仙華山山去縣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淨屠氏之居榜龍華寺者經始於柴氏婦胡而緒成於其孫善義龍華廢寺額義請於官揭而顏之用舊典也初里大僧師遠早遊諸方參禮名師卓有見解依虎址本而本化去依淨慈倫而倫又化去返栖故山將以究了己事胡之母子竊深敬之爲卜其居之右作積善菴迎之以來且命義從之遊處遠菴居六年而寂於是義拳拳宏法之念不懈益勤閒至錢唐或導之入謁淨慈愚極室中極啓之道要義愈感服時及菴信絕學勤繼主西峯義往來咨扣二

公尤掖進之秋江湛方自華頂起單憩婺城北圓覺菴義
一見與語合意卽介勸請住積善厥旣受請撰日入菴開
法而四方慕道之侶知義可以依止來者如赴義又益治
禪栖規恢法會是歲坐夏者餘五十單縣主簿趙君郁見
而躑之始勸義請故額以寺易菴又明年湛遷住華藏衆
亦隨散義愀然曰有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
乃以傳姓承宗之事付之兄子自乞祝髮受度焚香設象
遙禮遠公爲之師焉蓋昔以遠故作菴而遠又嘗啗我以
禪悅之味者也遠爲初祖則由我以及世世傳次住持尚
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於茲義誠知本哉自義受服
三衣荷承大法晨營夕計惟以堂室未宏像圖未飾爲已
策勵凡窘身節口以有銖縷之贏不以給諸斲削之伎則
以授之采繪之工今殿寢中嚴門闕外敞徑術繩引齋廡
翼張而演法之堂旃檀之林香積之廚參峙臚列森邃蕭
爽鐘有筭虞經有函度有田以給饘粥有林以備薪樵圃
可以畦井可以汲視諸方大雄氏之宮亦充美矣而義之
言則曰是在吾法猶爲未具復闢地其後建千佛閣負閣
爲普賢殿四楹藻梲繡栴上下映發位盧舍那佛閣中而
傍寘賢劫千佛坐象其次斲木髹彤塗金渥采相好莊嚴
若幻而出香華幢蓋備諸雜飾時節大會有式有度然皆

有以資之無外求者吾縣雖斗絕而徑塗所出披緇衣褐之徒解屨升堂甘寢美食如返家舍有以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立叢林其意正惟有得於此焉耳義之爲是寺役也閱三世四十年若其伯叔兄弟與其故妻之娣姒咸有所助而施之出於檀信者亦什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及其內子張緣契特厚旣捐資相其造閣之役度僧之事又斥腴田若干畝歲入其租以供普賢會凡費所謂有以資之者也今立祠閣西每食必祝浮屠人所爲修其社報蓋如是而已趙君予友也閒持義之言請予曰義毫且衰矣漢惟夙植善根攝是正念殫志畢慮開拓精藍雖名有漏之因實覲無窮之利然我能奮興於前而不能必其絲引於後則植者有時而什築者有時而墮華絢麗密者有時而埃蟻無餘我爲是懼亦旣筆爲訢辭以傳示我後之人且誓言於佛而以天龍鬼神泣禁而誘迪之矣意猶以爲未也檀越爲我謀文顯著於石使有目咸覩有耳咸聞豈不益爲可恃乎哉義之所爲必假吾言以致其請者以君之不我欺也予受言已則辭而識之曰佛法被於天下名山大澤之間壽國福民之祀鼓鐘相聞大抵歸於釋矣然其人豈能皆以說鈴化讐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以同入於幻囿不可救止而後已也蓋亦有山林特起之士返

流自照發真歸元用其善巧方便焚修至於積之久而
豐居廣籍迄就功緒則簣進而爲山水至而成渠若善義
之於龍華始奮其孤孱之力以卒成是偉異之觀雖欲不
歸之緣業詎可得乎然則義之假象以顯智因境以導迷
又豈不欲率此土衆生同登淨覺而延茲堅根碩葉之蔭
於方來而未已也耶乃若田業之籍於寺者或義所自施
或得之衆緣與凡佐其肇興之費者細大畢紀將托茲石
之陰繫而鑱焉其不私人之惠又如此嗚呼世出世間有
二法哉

鄭氏旌表義門記

元柳貫

治古之時家自爲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爲冠昏喪祭之儀
與施之親疎隆殺之等凡因人情立人義而繫乎一家之
政令者皆是也然宗雖敘於一家而法實周於天下閭與
黨率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教孚壹是仁讓之俗於斯時也
義且泯於無形而名烏乎生蓋至於道隱民散代衰禮替
而宗統服紀邈焉無屬借鋤取帚勃僣闔牆或不待閱世
而繼見之矣則夫操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其潛轉密移之
功亦安得不爲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於爲善善
者旣彰惡者斯瘳於是又取其出於天性而和諸物則人

人可以制而行之者命之曰義字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義門扶衰救敝名存與存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也記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者斯可矣然則舉斯世之大而義之聞見者僅僅若是是可嘉也亦重可嘆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旌表且三十年於茲視其家庭而其悖孝廣弟之日滋講信修睦之日謹植本固而浚源遠矣蓋自其遠祖淮始與其二兄卜吾縣之承恩里居焉其後三家浸盛名其地三鄭示有先也沿淮而下五世曰德池德珪德璋率之勤儉以啓大其基六世曰文嗣大和文泰文厚文重重之積善以恢宏厥緒併其翼子貽孫開及八世不毀籍以爲異不殖已以自私尊尊而親親老老而幼幼凡聚廬以處同釜甑以食者支屬口餘百僮手指千薰然義風不戒而趨爲之冠昏以重其始爲之喪祭以厚其終月薦以著存時饗以尊者男事詩書女事蠶績昭穆有序貴賤有差出相助也入相保也服勞於作息之間繫維於禮法之內雖等之十世以至於百世可也初里耆列其事於縣縣令長上之大府具移廉訪使者覆按如章以次達於中書下之儀曹請用故事賜旌表亦旣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重皆不克壽而

大和方以踰七望八之年益經紀其家事潤飾其門戶凡
欲納之於禮範之於義而後已會朝廷方修通制頒行郡
國若曰諸以孝義旌門者與免雜役縣復率令有請及轉
而上聞由部而省咸謂宜如制令卽賜蠲復命既下大和
感激思奮拜手稽首言曰熙朝之所以惠綏於我塵里之
細疇者可謂至矣吾高曾祖考之所以啓佑於我不令之
子孫者亦可謂厚矣大和耄且及之誓殫餘晷課諸子姪
力耕以奉公上而暇則詠歌帝力終爲盛世之幸民而已
顧惟伯父當干戈倣擾之際早捐館舍吾先人抗身艱阨
上奉尊老下慈孤幼敷菑播樸斲以紹開先業至於吾世而
吾兄文嗣吾弟文泰益劬劬盡瘁彙銖積寸修其疆畝以
畢茲塗履恫瘝再世豈易然哉今進承旌復之恩拔諸什
伍之籍譬之塗芻行葦得免牛羊踐履甚幸甚休使不謀
文顯刻金石則何以迓續芳猷傳之來裔乃以其文屬貫
貫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乎人心者也自其動於
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爲欲勝則害義義立則利無
與存彼蓋知夫孟氏義利之反矣而不知記禮者之言固
嘗淡致意於人情人義人利人患之辯而又必曰舍禮何
以治之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以利爲利者
末也而以義爲利知其本者也然則治之以禮其諸總攝

人心攜持世故之微權也歟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焉而
非其盛之謂也旌門復役國之令典而顧以卑諸一介草
莽之臣其鼓舞興起之意夫豈私一鄭氏哉機動籟鳴必
有得於言意之表者而貫何足以知之貫里人也請以是
刻之庭曲之碑以侈茲幸遇而且以貽諸後人云

南橋隄記

元鄭淵邑人

浦陽江出縣西六十里濇襄山之南經於縣治之南門東
流入於海宋工部尚書錢公適嘗作橋於江以通行者橋
後害於水江隄遂決沿江之田皆漂毀不存民往往病之
至正三年江西那海公來為縣長官不數月有治聲每過
南門輒念斯橋之壞而民多病涉明年冬興役治橋橋成
乃築土隄廣若干尺高若干尺而殺其上甃以石役三時
乃成名曰浦陽隄又墾田若干畝有奇公之惠及吾民者
不其至哉縣民感公之德不能忘乃謀伐石請余記余竊
聞之滕侯子京治岳陽時因洞庭水之險乃自岳陽門西

距金雞之右築隄一千餘尺以利民名之曰堰洪歐陽子實序而記之謂其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患歐陽子豈過論者哉今公之治浦江政既無不修又能以其餘力興數十年之廢其於滕侯之治昔陽予恐無以異也世嘗謂古之人爲民興利而今之人無以繼之者觀公斯舉其何愧乎烏可以淺心而遽量茲世之人也是隄之築其惠及吾民者甚宏不可無記以告來者遂書刻於江濱

化城菴記

元黃潛義烏人

仙華山化城院者僧若空之所創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之先生沒葬山之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士與先生有雅故者以空嘗從先生遊相率卽院中祠先生且以門人柳貫所爲銘刻置祠下而院之構與顧未有所登載潛忝及先生之門先生之子樛來爲空謁記謹不得辭按圖志仙華山在浦陽縣北高一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岫如屏障爲風穴古仙人上昇處有宇在其下云先生游鐸稱自巖腹望峯頂丹光閃閃如寶蓮花稍進至仙壇前聳峭離立東一峯坼立數百丈俯視如池又東一峯如削循

其罅而上踰石嶠如戶限比下如井折而東至第五峯之
背有石屋可坐數十人又東爲中峯下峴鳥傷東白原隰
聚落如棋布其北諸山與新定接又一峯在其東峯極峻
絕不可攀緣而第二峯懸崖有穴淡黑風薄兩崖上草木
皆動凡先生杖履所歷較圖志所聚尤險怪崛竒誠天壤
勝概也空受業於山北皇安山之普利院而徧浙東西州
求善知識咨決心要旣而充然自得浩乎其歸叢林虛席
屢以名剎讓皆避不就恆惴惴焉恐退藏之不密對仙華
之秀冀將卓錫其中乃游北麓披蓁荒而入得其地於隣
黃氏直東峯之下窈然深靜遂翦荆棘結茅以自庇劣僅
容膝名之曰雲巢無登陟之勞而有宴息之安以爲若是
不啻足矣里人朱仙亦先生門人與空方外交嘆其自處
太褊陋首捐田爲闢基址而同里樓億爲作佛廬齋寢庖
滷龍峯主僧永鎮撥田二畝有奇禪之而空之師清衍暨
好事之家又助以田山園總百畝更其故所居雲巢曰化
城精舍空自建鐘樓門廡益置二十有八畝爲久遠計易
精舍之號曰化城院而國師爲降法旨加護焉重紀至元
元年之夏四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復與其徒
道元本覺撤舊屋一新之自大殿至齋堂寢室兩廡三門
悉同巨剎之制佛僧之奉備具如式茲山之面目亦軒豁

呈露先生向所覩怪奇壯偉之觀可不煩舉趾而坐致也
蓋空之倦遊而返故山志在遺去囂絆揆幽擇勝以供其
躬而已未始卽人而人自卽之用能建置成立如此以無
媿於古之有道者而空又能以其餘力與先生周旋於文
字其名固當配先生以傳如廬陵之有勤眉山之有潛相
爲不朽豈徒區區丹青土木之美相誇詡也哉姑記其作
始大畧俾無忘所自云爾空字無相族吳先生之祠事自
有述茲不書至正四年冬十一月甲午記

重修浦陽江橋記

從方集改正
舊志作方橋

元方 樛 邑人

浦陽江出溪裏源經越之錢清入於海江去縣治不一里
而近每積潦人莫得渡宋元符間尚書錢公適始構橋江
上久爲橫流旁出橋若虛置以故危圯頽壓靡能葺理至
正初元復由故道行越三年癸未達魯花赤那海公適長
是邑乃矍然曰天其或者有所屬乎明年秋因首割己俸
爲修治之僚佐吏屬莫不協從凡閭巷鄉鄙之在編籍者
亦皆出資以助而公專任其事焉遂鳩工伐石具畚鍤飭
民庶衆効其力如蟻斯集如鵲斯構不期月而成其南又
築隄與橋道接隄杪構小橋以疏別流日問津舊有迎恩

亭在社壇之右因徙就橋側且爲屋十四楹以爲偵候憩息之所扁曰臨清橋爲拱道九廣十有九尺互五十步因故名扁曰浦陽江橋隄廣視橋互五百步扁曰浦陽隄於是朱欄華柱映耀鯨波虹跨鰲戴雅麗駭目樹以槐柳蒼蔚林樵者以歌漁者以舞負者戴者以往以來呼呼相屬也邑之父老來屬余記以爲尚書公德業文章雖然昭著及於四方而公又能輸其餘力以利民涉閱二百餘年未聞有卓然能起仆弊而興者今公之興是役殫心致力以爲民先雞鳴而起日入而息熱燥濕蒸忘其疲乏民舍穡事而趨役不以爲勞出私儲而食工不以爲厲費省而用周功成而效速視尚書公經始之意爲無忝矣則公之茂績推之於政必將優美可觀奚止斯橋而已哉工始於是歲之春月畢於八月之二十有八日是役也橋爲大故爲記之詳焉至正五年歲在乙酉三月癸未記

重修聖昌寺記

元方 樗邑人

佛氏為道蓋未嘗以宮室之美丹青之麗為已奉故其徒
 或處窮巖絕壑誅茆結構離人世屏塵跡劬身苦志靜坐
 深潛求所以為佛之道迨其後世徒眾日增遂乃充廣室
 廬雄門傑閣聳棟飛簷刻木泥金尊崇像設梵唄交陳鐘
 魚響應此叢林大刹之所由興然非其所尚也浦陽之南
 有山名駱山山之中有古寺在焉按圖志本唐昌尼菴宋
 大觀二年始易以居僧治平開乃名曰聖昌歷年滋久廢
 而不治山之僧曰紹隆募凡好善者施財出粟極力營辦
 撤而新之大殿既成前葺山門旁修廊廡乃及鐘樓朱甍

浦江縣志 卷之十五
三
翼振碧瓦鱗齊范銅爲鐘聲動遐邇煥然可觀於是請余
爲文立石記之余以爲聖昌之爲寺雷峯擁其前江水橫
其後左原右隰瘦澗淩紆長松曲徑茂密交加其徒能堅
持靜處朝香夕燈請祝國釐以安民社庶亦不負勅作之
始意若徒以宮室之美丹青之麗相夸詡豈吾之所望於
其徒也哉是役也紹隆之功爲大山之主善雲實綱維之
作始於至正四年十一月落成於八年九月其施財之姓
氏鑄諸碑陰云

浦江縣修學記

元戴良 邑人

浦江之在婺蕞爾邑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
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苟完無經
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嘆謂學之所急惟田與廬
今監縣廉侯阿年八哈旣嘗歸其侵疆矣顧茲屋廬之圯
壓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侯師稷合謀修治而俾教
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旣受命卽爲禮致知經之士張
天錫吳實飭材徵工率先凡役而他有籍於學者因皆相
勵而趨爲之自殿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牆垣廩庾
庖湍之屬悉皆易敝爲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

九月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樛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修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爲有國之先務而僖公修之實爲其所當爲哉爲其所當爲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歟然僖公之修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氏發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之能修其宮又謂僖公能修其化是則所謂修者豈止乎棟宇之峇堯丹雘之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當思所以圖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嘉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二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尚於縣大夫而重有望焉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氏以儒林郎來爲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爲政者矣

宋太師公孫大娘入宮文舞等流初其後以謝林洞等
 以舞有游笑別送母送其母之士尚氣烈大夫而更
 不舞矣其後魏大夫之漢唐晉國之士皆更矣其
 以之而後其後公孫大娘入宮文舞等流初其後以謝林洞等
 以舞有游笑別送母送其母之士尚氣烈大夫而更

婺女星君別祠記

元 戴仁良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行祠明
 年十有二月戊午祠成縣之父老合辭請於官願刻石以
 紀其事俾文學掾邵國光來請文且言惟婺女星之正祠
 在婺之城西南按圖經吾婺自秦漢以來其名號不一至
 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分而更今名唐武德四
 年遂祠婺女於州城宋淳熙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
 迨國朝大德十年縣人朱仙母病嘗禱之祠下有奇應因
 立行祠於縣之東南陬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實自仙始
 也比數年來湮廢殆盡達魯花赤廉君阿年八哈尹蕭君



文質將復加完繕而病其遺址界隴狹不足以安神而
委靈乃別於西南高爽之地以斥大之然工役繁鉅費莫
之出則募富民六人者俾率其賦以從蓋至是而廉公之
代已及蕭公悉舉以自任始事之日仍輟已俸爲之倡不
期月而大殿兩廡三門次第畢舉翼以欄楯繚以垣牆階
陛以石唐皇以贊肖象繪塑各效乃能猗威惠慈悉當其
狀殿之爲閒者三廡之爲閒者六門如其殿之數基之濶
十有四丈廣八丈有奇屋之高三丈有奇度用錢六千緡
用工八百祠旣成矣願得吾子之文策諸牲石以示後之
人國光敢奉父老之言以請良謹考傳記自南斗十二度
婺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爲吳越之分野吳越之地至
廣也其所分郡縣不止於一婺而是星之祠乃獨見之於
此者豈非因星以名郡者耶夫星宿之在天州城之在地
明光所燭神氣必通其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
者有司營立祠宇以奉其明靈行其秩祀以祈其歲事於
禮典豈不宜哉至於嚴像設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則固
未之前聞矣然猶必爲之者蓋其民俗之所習尚焉耳嗟
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旣本於禮而祠祀之因其俗
而像設之則所以望其出靈降祉以大芘吾民者不其至
哉吾民於此其尚敬承乃志以延休於無窮可也廉公北

庭人豈弟愛民人懷其惠蕭公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撫事
有方畧凡學院廟壇之宜葺者皆以次而舉此祠殆其一
也良既納交二公頗知作祠之始末而又重以父老之言
國光之請因不辭而紀之且爲迎享送神樂歌三章俾歌
以祀神其辭曰 望天門埃神蹕靈之來光景溢雲爲駟
霓爲旌優若有靡象形禮已交誠既感享維德菲可薦右
神樂歌一章 噉將出夜既艾靈之留神澤沛煙燎升羽籥鳴牲
幣舉黍稷馨靈是娛歆精祀鑒民衷錫繁祉右享神樂歌一章
樂 度周禮容備靈之歸福祚至陰沴息陽德宣粒我民屢豐
年民報祀益無怠歌我詩其千載右送神樂歌一章

學田記

明宋濂 邑人

北庭廉侯治浦之明年聞學有土田五十餘畝久沒於民
閒侯遂發所藏咸淳圖牒命攝學事張端臣掌計傅珍履
畝而括其實明年復命教諭祝應昇均稽以迄於成未幾
侵疆咸歸於是圖其形圍志其疆畔爲書以藏於學宮祝
君來謂濂曰田之沒於民者七十餘年矣非我侯之至明
曷以有是哉不可使泯泯無傳而縣尹蕭侯文質主簿劉
侯師稷皆先後贊其成亦不可不附見焉應昇敢奉幣以
請願爲我志諸碑昔范忠宣公之治襄也嘗復養士之田
至今人賢之若侯之爲固無媿於忠宣然非令若佐能順

承之則其事必有未易集者是皆可書濂因不辭爲序次其槩而繫詩十二章章六句於其左廉侯爲恆陽文正王諸孫名阿年八哈字景淵時爲達魯花赤有爲有守民被其賜詩曰於越之西縣曰浦陽江水如環風氣鬱藏侯來監之治具畢張學有土田民或奪之我侯曰嘻我其復之爾士其徠執我簡書乃啓其韞乃履其郊乃括其疆弗爽絲毫民情雖淡何得而逃載稽載詢載圖載形狹袤方邪鱗次而升士驩且呼我侯之明侯復曰嘻爾士復徠學爲化基如盥有壘濯我振我達我於財爾廩爾充爾經爾功處家思孝出仕思忠惟孝與忠羣行之宗爾鄉先正爾耳其聞節愍徇國太竭慕親至今仰之朱晉素鱗爾或勿思飽食以嬉簞食豆羹享之亦非我聞古人實恥賤儒士咸曰嗟侯我父兄食我教我底我於成我軀七尺敢忝所生惟恆陽王有聞將將施於我侯以廉以方一呼之間卒歸侵疆惟令暨佐亦義之從交贊先後卒成侯功吾其昭之以垂無窮麗牲有石上龜下螭爰勒聲詩以敬以思以勸後人守之勿墮至正十一年歲次辛卯十月丁丑記

明德教寺記

明宋濂

明德寺在婺浦江縣西十五里廣明山之下其緣起歲月無碑碣可考見不能知其詳或云五代時有大士曰義瓊者嘗結菴山趾里大姓若黃若唐若吳若盛為舍基建寺或云周顯德季吳越錢氏有魏王嘗食邑浦江死葬是山今其墓猶存寺蓋建以祠王者也初名至德宋治平乙巳改今額宣和庚子睦州方寇作寺焚繼而金豪金妹同寺僧構成之入國朝以來至元辛巳又焚大德乙巳又焚惟宋龍華閣獨不壞寺僧戒於屢災乃作室散處東西曾無以寺為意者後二十年丁未僧本生始鑄銅鐘至大辛巳

元圮元傑元凱普平復建樓居之至大己酉法源復作三
解脫門延祐乙卯源與淨覺復作釋迦寶殿元統甲戌復
搏土塑佛菩薩阿羅漢像至正乙酉淨俊復作庫堂而如
珠如岳復作小別門於寺南於是寺之制所宜有者畧具
其費皆出於寺僧衣孟之資與向之里大姓子孫之助而
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及其從子松江府教授貴孫其力
爲尤多後六年辛卯法雷若能乃介承新知州趙公大訥
之書請濂爲之記濂嘗觀五代史記錢氏雖外尊中國而
鏐所封寶石山制書已自稱寶正六年辛卯則嘗稱改元
矣而其建玉樹藩造寺設祠固無所疑者第不知瓊已建
寺而後奉以祠王邪抑錢氏將營構而瓊適來遂以主之
邪郡志既不登載又無他文字可徵今皆不敢質言之惟
念寺遭屢燬以來歷三十九年之久殫諸僧艱瘁謀爲之
力而其所成就僅僅若是苟不謀文刻諸金石其興造歲
月又將無以考見後人何自知其詳哉此雷等所欲請記
而不敢後者也若夫毘盧樓閣本無成壞烈火雖然了不
可焚光明殊妙徧覆大千欲覓見之亦無有處尚得以世
締語言藻績之乎雖然伽藍之建蓋欲衆生因境而生悟
不可少也第以世相之起滅每相尋於無窮今欲垂示於
方來者實望如前人之勤亦相持於無窮記之文字其又

可免乎濂因勿辭爲著其可知者使雷等歸而刻焉舊傳
寺創於赤烏吳大帝紀年距寺未燬時已八百八十三年
設有是唐宋圖經輿志赤烏所建頗詳何不及於此邪

官巖院碑記

明宋濂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於衆峯之間者曰
崖侯山又曰官巖山俗以其形蹲踞如獅子又稱之曰獅
子巖從巖趾斜入六百餘步崖木回環最號幽邃有古招
提在焉梁大同閒比邛尼元淨始建院巖北石洞前號曰
安和後更名兜率至唐會昌之季燬於火其故基至今猶
存咸通初祖燈大師自越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居巖
內會歲旱獨上絕頂祈請捐身投巖下而卒俄頃大雨火
化得五色舍利民感之就巖之西爲建今院八年丁亥因
山賜額爲官巖云燈之事備載洪遵郡志中而比邛之經

始則出於縣民蔣氏之所私紀年世遼邈莫考其詳所可
考者宋大中祥符癸丑重建釋迦寶殿天禧己未刻木爲
佛菩薩護法神王諸像景定庚申妙空大師智印嘗出主
杭之旌德顯慶教寺以衣盂之資命其徒六人造經鐘二
樓暨圓通堂方丈三門兩廡之屬復聞於朝以奉仁烈皇
后楊氏神御院益增重國朝廷祐丙辰院僧宋勝建普賢
大士閣明年丁巳宋尚悉易殿之楣楹新其四檐而加闢
焉復搏土益舊木像礮石爲牀座而妥寘之使與殿稱至
順壬申景輝作潮音堂於殿之北墉至正癸未華光寶閣
成越三年丙戌集僧之堂又成明年丁亥香積之室又成
其費一出於衆僧唯閣之役頗殷賴邑大姓洪君榮助之
而始就榮之二弟盛興復爲創鷲峯潛碧兩亭自是院之
規制一如大伽藍四方人士來觀來游但見穹樓傑閣飛
動於蒼煙涼翠閒恍若登耆闍崛山親逢如來法會之未
散莫不驩忻贊咏得未曾有比邛普安曾不以是爲旣完
且謂自祥符癸丑至今歷三百四十有三年其中更幾世
幾人始克致有於是苟不圖文刻諸貞珉則後來者何以
知其艱哉乃以烏傷朱君烈所述顛末走青蘿山中而求
濂爲之記濂所居距巖不十里而近一出戶輒望見之當
天朗氣清時嘗同二三子捫蘿攀葛而上俯瞰縣北巖院

仙華諸峯如萬馬東行或駐或躍而浦陽江之水蜿蜿蜒
蜒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遶巖腹而去周圍原野星
羅碁布諸池沼廁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風自東
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游或戰掉不能留誠天地間
勝絕之地也宜爲有道浮屠之所都而與什補壞代不乏
人也濂因弗辭而爲之記系之以詩曰獅子之巖下瞰巨
江涵靈茹龝吐陰納陽不有大雄曷擅奇絕平地湧成琉
璃宮闕誰操化機寂我鼓鐘若龍若象遯棲無蹤有大道
師飛錫而至以清淨身化爲甘雨我民咸言盍報有年一
彈指頃樓閣現前歷年四百何以弗墜世有長材愈作愈
麗陽馬四騫觚稜高翔金浮翠流輝輝煌煌觀者如登妙
莊嚴域見種種光暨種種色惟世閒相起滅弗停中不滅
者永劫猶存矧是有爲俱係虛妄當悟以心毋取於相若
事若理本無二門苟涉分別卽非一真我述我文鑄諸堅
石後千萬年與山無極至正十五年歲次乙未冬十月癸
丑朔記

保安教寺記

明 宋 濂

濂嘗同縣大夫訪石陵倪朴先生遺跡還憩靜慧院中院在浦陽江濱保安巖之下山環川迴而嘉樹鬱葱如新濯者境邃人寂其於釋氏之居爲最宐院僧一雲迎濂言曰先生遠祖回圖君與其二子仁招仁稠捐地以建是院當時有過禪師者善說若空無我無量妙義遂延致而主院事龍象固嘗一盛矣言已復持錫導濂周覽後先且歷指以相告曰自禪師以來院廢且已久釋迦寶殿則延祐己未新之傳法正堂則奉定丙寅作之飯僧之堂行道之廡則創於天歷己巳警時之鐘會衆之板則鑄於至順壬申

院制雖粗完而三門未及有所樹建佛菩薩洎大阿羅漢
像未及有所莊嚴迄今至正丙戌甲午之秋始完次第就
緒而并洪輪寶藏重飭焉然此諸役皆雲與其徒寶勝祖
安集衆緣之所成而勝尤汲汲不暫捨初院之恆產素劣
有方員外者雖斥田二十餘畝猶不足給朝夕勝復竭衣
孟之資墾新田如方所斥之數永新牧守趙公大訥時以
郡別駕休致里居嘉勝之勤尤深爲之外護凡得以安處
而集繁趙公之力是賴斯皆不可以不紀聞先生研精內
典直契心源出廣長舌縱無礙辯儻緣求文而獲重宣如
來無上甚深大法不亦幸乎濂復之曰妙涅槃心號如來
藏從本以來自淨無垢第爲無明之所熏灼業識之所轉
使眩惑聞見顛倒上下東奔西驚而不知自反然而素月
流天雖陰翳壅闕於前而光明之體不虧元珠在水雖游
泥穢蟻於外而昭粲之質不變是則故習或隨諸染而遽
化正性則歷千劫而長存如來爲是之故慈閱有情隨機
接引以五或十善聞天人之道以四向四果建聲聞之乘
然後深入覺地大宣法音折小彈偏褒圓歎大盡皆恆沙
弗思議境堅窮三際不見其始橫互十方不見其終乘四
智以具三身轉八難以成四智法界衆生悉皆滅度佛之
爲道如是微妙如是溥博實非凡情之可測量昔回圖君

之捐基剏院今雲勝之起廢舉墜趙公之悉力護持夫豈
有他故哉亦欲布轉此大法輪耳語默動靜無非佛事雲
臺寶網盡演妙音毛孔明光皆能說法一切無內外亦無
餘欠或滯有無亦非實際苟能於此悟入方與如來教行
不相違悖塔廟云乎哉回圖君之言善矣趙公既施石以
俟請以是刻之如何濂不敢辭也院始建於晉天福九年
八月既望號曰保安至宋治平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復賜
今額倪先生字文卿朴其名也豪傑而文不讓陳同甫回
圖君諱盈字持之嘗官於回圖務葢雜職云至正十八年
歲次戊戌三月望日記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明宋濂

浦江尉司在縣西一百步歲久就圯至正庚寅大梁劉師
稷以主簿攝尉事始作正聽未成而劉去明年辛卯新安
洪在來爲尉完之且新其門樓又明年壬辰建聽之前軒
暨吏士之舍又明年癸巳造濯心亭屋以間計者若干役
工若干糜錢若干濂懼後來者不知其勞也乃文其字於
石俾相繼葺之

其地有... 浦江縣志... 卷之十一... 三

貞一道院記

明 宋濂

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元武神者也初性中嘗習法令於江浙行中書有事如金陵舟渡大江至中流忽黑風吹身蕩搖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會天大寒冰生衣上淅淅有聲如此者三日夜風既不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酎飲之俟死而已性中計無所出乃北向稽首號諸神曰神當有以哀我即使我無死誓作宮以報神休時夜正黑有天光自檣端下燭燿然如燈髮鬚見黑衣神披髮按劍以足蹴舟迅行如飛迨明已薄江岸噫亦異矣儒者之正論恆以為元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之

所謂龜也或曰龜與蛇也古之人出師必象天文而作陳法故畫龜蛇於旄而與蛟龍之旂熊虎之旗鳥隼之旗並掌於司常議禮之家獨謂龜蛇爲元武者元則以其色之黑武則以其有甲能禦武也元武之見於用者蓋如此宋有天下尊崇聖祖以其嫌名元朗故改元爲眞初非有所謂神也道家者流欲奇其事謂神有名字里居一何悖邪性中之所見其有無未可必也濂則以爲不然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非心之謂歟心則神之所舍無大不包無小不涵雖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鬼神之幽遠舉有不能外者故其精誠所召揮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飛泉湧地亦感應之常理耳何足異乎此旣不足異何獨於性中之所見而疑之乎世之好奇者旣聽於茫昧不可致詰之神而激之者反之於正又一切絕之於無有嗚呼不亦兩失也哉道院之額教主嗣天師之所署始事於某年某月日訖功於某年某月日費錢若干緡爲屋凡幾楹閒搏土象元武神於中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蓋志所見也

東明山在浦江縣之東鄙浦江倚山為縣自仙華峯斜池
 而東若萬馬長趨不復回顧二三十里之間滿望皆山也
 東明下瞰大澤隱然突起高不踰尋丈而大林木左右蔽
 虧似不與人世通昔人因得附山為稱故青田縣尉鄭君
 德璋嘗厭家居之叢紛子若孫勿克專志於學乃於是地
 創精舍一區俾年十六者往讀書其中君之子大和復斥
 而廣之前為榮而後為寢寢之東西分為四齋齋之名其
 西曰成性曰四勿其東曰繼善曰九思東與西戶皆相向
 其間難之所曰敬軒其鼓琴之處曰琴軒其退休之室曰

東明山精舍壁記

明宋濂

東明山在浦江縣之東鄙浦江倚山為縣自仙華峯斜池
 而東若萬馬長趨不復回顧二三十里之間滿望皆山也
 東明下瞰大澤隱然突起高不踰尋丈而大林木左右蔽
 虧似不與人世通昔人因得附山為稱故青田縣尉鄭君
 德璋嘗厭家居之叢紛子若孫勿克專志於學乃於是地
 創精舍一區俾年十六者往讀書其中君之子大和復斥
 而廣之前為榮而後為寢寢之東西分為四齋齋之名其
 西曰成性曰四勿其東曰繼善曰九思東與西戶皆相向
 其間難之所曰敬軒其鼓琴之處曰琴軒其退休之室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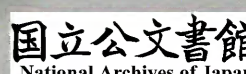
游泳軒遊泳直九思之北敬軒則又直繼善之北而西與
琴軒對琴軒之外少南有水一泓不虧不贏作欄楯護之
曰靈淵淵之東北一百步有泉冷然而老梅如龍橫蹲其
上曰梅花泉泉之北又五十步列石爲坐而蒼松翠竹葱
蒨掩映曰吟壇凡爲屋二十楹閒而圍樓漏房與庖庫之
屬不與焉予金華之鄙人也於道無所聞大和不以爲無
似嘗聘致之俾與二三子周旋其閒大和之諸孫濤請予
記之予將何辭先民讀書之地往往皆在大山幽絕處如
皋胡先生翼之以一代偉人其爲學也乃與奉苻石公守
道平陽孫公明復共讀書泰山至十年不還家其後胡公
以道德爲當世學者師而石之與孫亦皆直講胷監以所
學聞四方至今卽其論議邈其風采如祥麟威鳳欲見之
而不可得其果何以致是哉蓋血氣未定之時雖智者不
能不爲外物所遷故處之寥闕無人之境耳目之所及接
非白石清泉卽左圖右史東華塵土之思無自而入遂得
專志於術業俟其凝定然後出而施之所以卒大白於天
下今二三子之處於是無異三人者之在泰山使三人者
顏面支體與人殊也我則不敢知苟亦人爾初何不可及
哉二三子尚勉之非惟二三子勉之雖予亦當自厲也濤
善楷書因次第成文使書聽壁

漢武帝詔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
 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景憲使
 大月氏得其玉口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
 像中夏皆有焉至於永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宏耳然而
 非自不惑果暗志圖古史東華風土之異無自而人終
 前不識其神祇靈姑氣之靈潤滌人太難其神靈之
 而不加其果味以靈長其靈血陳家文以觀其靈
 事國之大空余明其術靈靈其靈亦其靈其靈其靈
 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

重建龍德大雄寶殿碑記

明宋濂

佛法之入中夏始於漢明帝永平八年此說殆非也中夏
 知有佛蓋已久矣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
 王為築中天之臺列禦寇之書所載西方有大聖人不治
 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明言其為佛其事
 固皆佛也況乎天竺室利房等持經來秦而始皇謝去之
 漢武帝詔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
 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景憲使
 大月氏得其玉口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
 像中夏皆有焉至於永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宏耳然而



申州之人奉佛者雖多江南塔廟則自吳大帝赤烏四年
康僧會所造建初寺始發之浦江從仙華山降勢而下其
東支蜿蜒而來曰龍峰峰之麓龍德寺在焉乃法壞禪師
道場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年更今名嘉定中寧宗親
書寺額以賜之寺無碑碣可徵不知何時建立相傳爲赤
烏中予竊惑之僧會之化方行建業而浦江在千餘里外
何緣遽有興蘭若事乎乾元乃唐肅宗紀年以年名寺其
殆或肇於唐歟寺廢將圯元大德九年住持僧善興及其
徒永鎮悉撤其舊而新之先是龍峰之上有塔七成宋天
聖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則捐錢五十萬所建至
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區湧殿飛樓雄麗華煥爲一郡
佛宮之冠歲時祝釐縣之諸浮屠悉萃焉元末兵亂一夕
皆爲煨燼寺之二比邨至德守約盡然傷心乃合謀曰前
人之功吾儕不可不繼也而力未能徧及宜先其大者以
爲衆倡樂善之士豈無從而和之者乎於是黜衣縮食重
勦大雄殿五楹閒其廣一百一十尺深比廣綢二十尺崇
比深復綢其四十尺經始於洪武九年之十月落成於十
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計者八千米以石計者一千錢以貫
計者五千而所就之夫弗與焉二比邨以成功之孔艱也
欲使嗣人知所保護介予學子吳誠來請記嗚呼久遠劫

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以詳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昉見之越一千六十餘年至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大帝江南方知有佛秘藏之莫顯至道之難聞亦已甚矣今也祇園梵林交接乎東西琅函玉笈充牣於左右則其證修宜若易易然者而闡提之人猶日衆多自非增崇其像變宏侈其寶坊何以新其瞻視而祛其疑妄者哉此二比邛所以協力起廢而不敢緩也真如妙智含生本具當有繼軌轍而興事功者不數年間一復大德舊觀予安敢謂無其人哉故因作記特稽佛法緣起而歎其不易遭逢意將起人之敬信苟謂汎引而續言之非知予者也繫之以詩曰 西方大聖天人師降本垂迹攝羣機五色神光貫太微九龍行水香襲衣六齡寂默和天倪明星一出絕去來大音演法寶華垂像教東漸自蒼姬秘藏弗顯昧若黜後千餘歲寢光輝白馬馱經息鴻廬從此祠廟覃夏彝仙華名山如曳旂青龍東逝勢欲飛穹塔爲角弁木髻掩映樓觀聳巍巍髣髴兜率中天移劫火洞熾風鼓威盡化丹雘爲荒榴二士見之心酸嘶欲符西土化人爲彈指弗使神鬼窺四阿凌虛截絳霓一倡當知百和隨千楹萬礎列參差行看規制踰昔時調御丈夫示宏慈撻墮索塗哀世迷手擎日月耀九熿疾步

長趨絕險巖歷劫難值心勿疑浦陽長江流渺瀰江水可
竭道無虧興作起壞屬之誰尚告繼者徵斯碑洪武十三
年夏四月八日記

遊五泄山水記

明宋濂

五泄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
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元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
刁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自西阮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
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繇溪而前徑
小潭傍有巉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仍捫石而登一失足輒
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
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游人或恐之撒石
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
若笙竽泉西流匯爲小窪瑩澈泓澄毫髮不隱儵魚數尾

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
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
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數十里又行三十
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虺奔遶後先
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蒿坐
水晶宮生平煙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
厚足動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
沫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
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氤氳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
禱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盃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
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
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
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
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肖東甌雁
蕩又名雁蕩峯絲雁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峯
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
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
度畧約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
此遺跡尚存絲院北溪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
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崖窾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

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鞞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辯猶聞甕中聲若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旱投龍者禱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沂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閩山邨人多舍篁葦閒有平皋數百畝可種穉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蓼蓼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甕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鑄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蛇龍潛其下人恆以幽峭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冢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卽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五泄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浦江縣志卷之十五
 二
 太極宮記
 明張孟兼
 邑人
 浦江縣治東南不百步有宮曰太極宋嘉定乙亥開知縣
 錫山尤君燧以邑祝釐請禱之事遠詣廣福觀觀在仙華
 山下去縣十餘里許非便謀創此宮前建三清殿後敞層
 閣以祀星君廊廡翼如重門外闢觀者欣豫莫不起敬遂
 聞於朝徙仙華舊額揭焉仍命廣福觀道士徐思恭主領
 宮事崇眞靈以居之至正戊戌罹於兵燹宮殿道士王無
 為乃銖累寸積明年建三清殿又明年建門臺亡荷仙去
 其徒王洞觀圖終先志復建東西廡旣而庖廡皆成
 凡其敎之所宐有者嚴奉靡不如式飛翬偉觀金碧交輝

太極宮記

明張孟兼 邑人

浦江縣治東南不百步有宮曰太極宋嘉定乙亥開知縣
 錫山尤君燧以邑祝釐請禱之事遠詣廣福觀觀在仙華
 山下去縣十餘里許非便謀創此宮前建三清殿後敞層
 閣以祀星君廊廡翼如重門外闢觀者欣豫莫不起敬遂
 聞於朝徙仙華舊額揭焉仍命廣福觀道士徐思恭主領
 宮事崇眞靈以居之至正戊戌罹於兵燹宮殿道士王無
 為乃銖累寸積明年建三清殿又明年建門臺亡荷仙去
 其徒王洞觀圖終先志復建東西廡旣而庖廡皆成
 凡其敎之所宐有者嚴奉靡不如式飛翬偉觀金碧交輝

視舊觀蓋有加矣於是介廣福觀夏文珩謁余文記之蓋嘗以爲天不可得而名言也以其不可得而知也故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昭晰風雨雲電之所以變化仰而窺之天之所以爲天者無不在於是矣道場以清淨無爲爲極所謂太極焉者豈名其所不可名而一歸之於天者乎雖然聖人有作治具舉舉將躋億萬生民於仁壽之域生斯世者莫不遂其生養休息之期熙熙皞皞晏然樂於閭閻井陌閒則太極者何往而不在乎以是求之天亦無不在矣豈非所謂歸之於天者而名言之也抑古之爲仙者不擇地而處若今之所稱琳宮珍館則在於溪山

密林窮巖絕谷之地往往車轍馬足所不通太極宮則在於亨衢廣市閒無深密窮絕之可名不亦古仙人之遺意與有若王君父子能修其學以興廢起墜爲任述前人之所志可不謂之知道之士乎哉浦江之北有曰仙華山如旌旂鐵馬風井雪壁最號奇勝黃帝少女實升其上縣倚山而爲治昔者所以建宮於是者夫豈偶然之故哉至若作新其舊克繼成志庸不可無述以示將來遂爲之詩曰仙華之山仙上昇列壁千仞虹電騰其陽作邑治所凭有宮翼然引峻嶒粵有至人道大宏窮索妙理非夢覺氤氳磅礴判未曾何有下濁清上澄陰陽闔闢始有稱萬理各

具物以承屬之至人道乃凝久視六合疇其能澤流教衍
徵潛興豈與人世誇雲仍地絲森爽驅濁蒸百靈來降鸞
鶴乘寶函玉笈差層層仙籍浩渺開金滕紅雲翠霧縈觚
稜十洲三島恍在登神光遙貫猶燭燈眷令作者良匪矜
聲容巍峩儼若增壽以貞石宜服膺洪武六年歲次癸丑
冬十月既望日記

東嶽行宮記

明蘇伯衡金華人

浦江縣治之西南一里東嶽行宮在焉有穹門有層樓有
大殿大殿之後有聖妃之殿有聖母之殿左右有廡侍神
之尊貴者各有專祠序列其閒而築館於左廡之側以居
奉祠之士蓋宋崇寧五年知縣事錢閎始建重修於元之
至元己丑則縣尹趙侯泰而至正庚寅縣尹郭復亨復治
之至於今三十有六年矣榱桷朽腐階序折墜而官於此
者漫不加省承事郎宋侯有麟之來知縣事也以禮進謁
顧瞻咨嗟曰此吾責也銳志圖新之而縣無他賦足以庀
然其心未嘗一日忘焉洪武十七年侯在官且兩載令孚

惠洽訟簡刑清賦以時入民用小康乃登父老而告之曰
在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詎不聞諸惟東嶽有行宮於我
土地厥惟舊矣而坐視其摧圯無乃戾於禮歟而況國家
之命祀乎且去年夏不雨彌月孰不以歲祲爲憂微神弔
爾有衆禱輒響應賜之以雨何以有今日則神之委祉於
爾有衆亦旣至矣獨不思所以昭答靈貺乎首率縣丞段
懷敬主簿蔡伯祥捐俸資爲倡而擇謹厚之士使經營焉
於是大家與凡好施者歡趨而輻輳量力以受事分曹以
赴功合志而併慮屋之以閒計者六十有二撤而新之者
二十有六因而葺理三十有六興役於是年正月甲子至

三月中旬而告成內若像設外若垣墉煥如也父老以爲
此舉雖曰因舊而功則與創始等不宐無以昭示將來也
乃礮石於庭相率踵門請文余惟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
則泰山惟魯得祭徐滕鄒薛雖至近不得而祭也況於吳
越荆楚去之三四千里之陬哉然當是時裂地以封建諸
侯皆自治其地而主其國故不得越境而祭祭則以爲僭
自封建變爲郡縣而四海皆天子所自治名山大川天子
使之立廟而祭有司奉令以行祀非僭也矧泰山爲五嶽
之宗天下之望非一方所私而其興雲雨澤動植功被乎
四海凡民奔走祈報罔敢自後而有國者順民情而定爲

守祀此之謂禮以義起者也孰得以越境邀福議之哉今
宋侯之致力於斯宮也可謂克謹祀典而異乎媚淫祠者
矣是用不讓揚之聲詩俾歸而刻焉其辭曰皇奠九有百
神攸主大小秩祀無禮不舉巖巖泰山峻極於天曾不崇
朝雨於八埏四方來極制自郡邑歲時歲事中外惟則仙
華之麓浦江之汭行宮之作自彼前代多歷年所風雨震
凌上棟下宇凜乎將傾豈無牲醴神屑顧享休養生息民
將安仰前此在位豈無命吏治民事神恬不爲意純純宋
侯職思其憂能懼民望且爲神羞乃規貨食乃召匠傭乃
命庶士各奏爾功士功具來百堵皆作更腐易朽亦丹亦
贖今之鉅麗昔之湫隘自殿徂門有隆有殺豐棟華榱文
網雕牖珉階珉級翼映左右於鑠斯宮奉山之固神永憑
依有悅無惡風馬雲車來留來止遵天之貺福我士女其
繼自今年穀屢登疵癘弗嬰以樂太平麗牲有碑史勒名
詩用告來者勿替成規

清江縣志卷之十五 寺

黃蘗菴記

黃蘗菴在清江縣西三十里有峰曰無來圍若覆鐘高摩蒼穹衆山環列低昂上下近者伏而遠者馳大者傾而小者跂不啻如來應世而四衆雲集也迨乎雲幕垂罩天籟時鳴山間日朗香氣襲人又其獻秀也頃焉淨住院沙門德山仁公棲淨其處時有二淨人李肯唐印來自明德院懷香禮拜欲集淨業仁公既即與語有若夙契盤旋山中者數日遇山人楊觀者指以山泉云其流冬夏不竭仁公喜曰斯是我修道之所於是縛茅坐石深入禪昧令肯出入乞食蛇虎避之益敬慕佛法而里中耆德信嚮咸來瞻禮僧俗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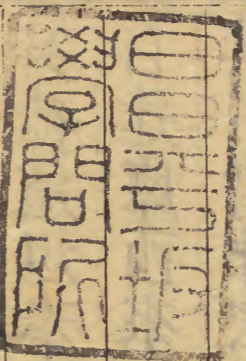
黃蘗菴記

明吳士諤 邑人

浦江縣西三十里有峰曰無來圍若覆鐘高摩蒼穹衆山環列低昂上下近者伏而遠者馳大者傾而小者跂不啻如來應世而四衆雲集也迨乎雲幕垂罩天籟時鳴山間日朗香氣襲人又其獻秀也頃焉淨住院沙門德山仁公棲淨其處時有二淨人李肯唐印來自明德院懷香禮拜欲集淨業仁公既即與語有若夙契盤旋山中者數日遇山人楊觀者指以山泉云其流冬夏不竭仁公喜曰斯是我修道之所於是縛茅坐石深入禪昧令肯出入乞食蛇虎避之益敬慕佛法而里中耆德信嚮咸來瞻禮僧俗受

其戒者僅百餘人遂揭以黃蘗舊菴之號乃洪武丁巳歲也同里吳公惠卿率弟兄子姪請割近菴田土俾爲創始之資繼而庶姓若周若金若石咸樂捐金助力先建法堂次及庖廨以接遊憩之士明年佛殿成而伽藍祖殿東西廡樓法器像設先後畢備又越六七載矣抑亦楊觀勸募之力居多仁公更於法堂之東創石塔前構塔院後建小塔爲僧衆歸骨之所其山皆石楊二人所捨塔名普平初千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烏龍壽山中仁公往諮叩焉懇求其道師示以禪要行甚力迨乎功成一旦無疾辭衆卽說偈曰七十七年住世朝日無明競起放出收來在我撒手便行無二端坐而化時洪武戊寅秋九月十日也後七日其徒道坦奉全身焉異香馥郁四衆悲集莫不感異云夫自達摩西來五祖宏忍大師住錫黃蘗大揚佛教今菴符其名庸非宏忍後身顯化於是乎而無來之峰靈異獻秀庸非天台方丈之類乎凡佛刹之營劫幽冥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豈曰偶然之故哉後之人繼承維謹思因果之不昧相與護持使其永久勿壞爾余老且病習無聞知坦固請勿得辭因述其始末是爲記

蓋於僻壤則其氣未足而
 其性與焉其末入於家
 亦其日歸然之好於
 亦非天合之平其
 亦非天合之平其



浦江縣志卷之十五終

文化甲子

